

牛罵頭文化的陶容器： 大肚山與八卦山附近遺址的一些綜整與觀察

劉克竝*

摘要

牛罵頭文化是臺灣中部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史前文化，年代大致在距今4500-3500年之間，應是承襲大坌坑文化。本文收集中部考古發掘出土的牛罵頭文化遺物，從中歸納陶容器的質地和型式，並提出一些個人的觀察心得。提及的陶器標本，主要取材自近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的考古發掘計畫，包括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遺址、安和遺址、墩仔頂遺址，大肚區頂街遺址，沙鹿區南勢坑II遺址，以及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遺址等，都分布在大肚山兩側和八卦山北端，而以臺中盆地與清水隆起海岸平原的邊緣為主。牛罵頭文化的陶器顏色以橙色為主，質地包括粗砂陶、細砂陶和泥質陶。器型大致包括罐形器、鉢盆形器、豆形器與連杯形器、鼎形器、瓶形器等類別；紋飾以繩紋為主，罐口與圈足有時會帶劃紋。主要可分為日常生活使用的和儀式用的兩大類。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容器質地以夾砂陶為主，包括烹煮食物的圓底罐、盛裝食物和水的圈足罐、以及鉢、盆形器等，數量占陶容器的絕大部分，尤其以罐形器最多。儀式用陶容器的質地主要是泥質陶，可能也有細砂陶，製作精緻，經常表面磨光，器形主要包括寬沿豆形器、連杯形器、圈足盤，另外還有泥質陶的圈足罐形器、鉢形器、瓶形器等。儀式性陶器可能用在生命禮儀、施行巫術等場合，或用來陪葬。

關鍵字：牛罵頭文化、陶容器、生活陶、儀式陶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khliu@mail.nmns.edu.tw

一、前言

牛罵頭文化是臺灣中部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史前文化，以臺中市清水區的牛罵頭遺址命名。牛罵頭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 4500-3500 年之間，遺址多分布於臺中盆地周緣的海岸階地、低位階以及盆地邊緣地勢較高的地區，到了晚期距今大約 3700-3800 年前，向河流中游丘陵山地地區分布（劉益昌 1999、2022）。例如西大墩遺址測得的年代為距今約 4250-3880 年（屈慧麗 2013: 34-35）；牛埔遺址牛罵頭文化層的年代為距今 4085-4240 年（郭素秋 2016: 18）；惠來遺址牛罵頭文化層的年代曾測到距今 4155-4425 年（劉益昌等 2017: 325）。前述幾個遺址都在牛罵頭文化層底部出現帶有大坵坑文化特徵的陶片，但沒有獨立成層。安和遺址的年代測定範圍在距今 3980-5640 年之間（屈慧麗 閻玲達 2022: 82），存續的時間包括大坵坑文化與牛罵頭文化時期，承襲關係也更明顯。

本文收集近年中部考古發掘出土的遺物，從中歸納牛罵頭文化陶容器的質地和型式，並提出一些個人的觀察心得。本文提及相關的牛罵頭文化陶器標本，主要取材自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的考古發掘計畫，包括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遺址、安和遺址、墩仔頂遺址，大肚區頂街遺址，沙鹿區南勢坑II遺址，以及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遺址等。牛罵頭文化的陶容器保存狀況一般不佳，常常僅存碎片，陶片表面也往往受到沖刷侵蝕，使得器表磨損，器形模糊。筆者嘗試從上述考古遺址挑出一些保存較好的標本進行綜整。至於本文使用標本來源的遺址，主要分布在大肚山兩側和八卦山北端，而以臺中盆地與清水隆起海岸平原的邊緣為主，未能涵蓋牛罵頭文化的全部範圍，此為本文的材料限制。

二、陶容器的質地

本文以陶器摻和料的質地、顆粒大小和密度做為標準，把牛罵頭文化的陶容器質地，簡單分成三類：1.粗砂陶、2.細砂陶、3.泥質陶，又因為這些陶質標本，大部分都是橙色的，或是橙皮灰胎的，即使顏色有些差別，主要是在燒製過程中自然形成，所以沒有用顏色區分，以下分項說明：

（一）粗砂陶

牛罵頭文化的粗砂陶多為橙色，陶胎大部分燒透而與器表顏色一致，也有

一部分未燒透使陶胎呈淺灰色，質地較鬆軟易折，敲擊時聲音濁重。胎土中夾雜破碎的砂岩屑、石英和長石顆粒，以及少量細碎的板岩屑和紅陶碎塊。多數摻和料的粒徑大於 1.5mm，屬於粗砂級，摻砂密度約在 15 - 25%之間，有時分布不均。因摻和料的顆粒較大，使陶器質地粗糙，陶器表皮經常完全脫落，容易在觸碰過程中掉下砂粒。粗砂陶的器壁通常比較厚，陶器部件包括罐形器的口緣、腹片與圈足，折肩鉢形器的口緣，以及陶蓋鈕等。

（二）細砂陶

牛罵頭文化的細砂陶多為淺橙色，陶胎燒透與器表顏色相近，部分表面呈灰橙色或淡橙色，也有部分陶胎未燒透而呈淺灰色，陶片的厚度不一，質地比粗砂陶略為緻密。以目測觀察，胎土中出現的夾砂種類與粗砂陶相似，但顆粒較小，以 0.5 - 1mm 左右的石英粒為大宗。砂粒外型屬次角礫或次圓礫，偶見少量板岩屑以及較大的砂礫，也可在陶胎上見到細碎帶彩光的雲母片岩屑，及點狀的紅陶顆粒（熟料）。細砂顆粒較不容易脫落，陶器摻砂密度在 10~20%之間，分布較均勻。可辨認的器型包括罐形器的口緣、腹片和圈足、鉢盆形器口緣、鼎足、陶紡輪等。

（三）泥質陶

牛罵頭文化的泥質陶多為橙色，部分器表呈灰色，可能是燒製過程中環境控制不均所造成的。泥質陶手觸時有粉膩感，陶胎與表面顏色一致，陶胎胎體細緻且質地均勻，肉眼幾乎不見摻和料，即使有也非常零星及細碎（粒徑小於 0.3mm），顆粒分布的密度小於 5%。器型以豆形器和連杯形器的部件為主，包括盤面、內杯與高圈足、鏤孔圈足，也可見圈足罐形器、鉢盆形器、瓶形器等殘片，以及陶環、紡輪等。

牛罵頭文化陶器質地與陶容器類型的對應關係，大致來說夾砂陶主要是用來製作史前人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容器，以罐形器為大宗，而大部分的鉢、盆形器、鼎形器也都是用夾砂陶製作的。夾砂陶包括粗砂陶和細砂陶，一般來說，如果罐形器的器形越大、器壁越厚，摻和料的顆粒就越粗，摻砂的密度也越高，例如大型的罐形器幾乎都是粗砂陶質的。泥質陶主要用來製作儀式性的陶容器，器型以豆形器和連杯形器為大宗，也有少量的圈足罐形器、鉢形器和瓶

形器等；陶環等裝飾品也是用泥質陶製作的；至於陶紡輪則細砂陶與泥質陶的都有。

三、陶容器的器形

牛罵頭文化的陶容器，器型大致包括罐形器、鉢盆形器、豆形器與連杯形器、鼎形器、瓶形器等類別，以下分項說明。

（一）罐形器

牛罵頭文化的陶容器中，大部分是罐形器，質地以橙色夾砂陶為主，包括粗砂陶與細砂陶；也有泥質陶罐，但數量很少。發掘出土的罐形器幾乎都是碎片，很少發現完整的標本。

牛罵頭文化罐形器的破片，主要包括罐口緣、腹片和圈足等3大類部件；其中數量最多的是腹片，破碎嚴重，不易拼湊；罐口緣片的數量很多，因為較厚，所以一般保存得較好；罐圈足的保存狀況與罐口緣相似，數量不如罐口緣多。根據大量的陶罐破片，可以試著復原罐形器的外形如下：

牛罵頭文化的罐形器，腹部是接近球形或扁球形的容器，罐口位於器身上方，口緣形式多樣，變化相當複雜；腹部形式一般包括鼓腹和垂腹，兩者的差別在於腹部最大徑位於器身中央或偏底部；極少見到折肩罐。罐形器的底部大部分是圓底，有些附加圈足；帶陶把的陶罐少見。圓底罐形器的用途，可能主要是烹煮食物的鍋子，也有人稱為「陶釜¹」，與西拉雅族的「木扣」相似，器身無法單獨穩固站立，要放在三塊石頭或陶支腳上。圈足罐的大小差異相當大，主要可能用來盛裝水或食物，不能放在火上加熱。大致來說，夾砂陶罐主要是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物；泥質陶罐數量很少，可能主要是儀式性陶容器。

1. 罐口緣

陶罐口緣大致可以分為侈口斂唇、侈口、撇口等3型，每型又可以再分為幾式：

1 陶釜Pottery kettle 指陶製炊器，可見於故宮典藏資料線上檢索及文化部典藏網。

(1) 侈口斂唇型

此類型陶罐口緣由頸部向上，向外斜伸至口緣高度約2/3或近唇處，急向內轉為斂唇，口緣外側形成一道橫脊（A1型）（圖1-圖5）或明顯的圓轉（A2型）（圖6-圖11）；另有一小部分口緣向外幾近平伸，再向上弧轉，口緣內側基部與頸部交接處形成一道凸緣（A3型）（圖12-圖17）。口緣唇部形式為圓唇、平唇約各佔一半，尖唇數量最少。陶罐口徑介於120~340mm之間，口緣高度在13~40 mm之間；頸部連接腹部處常可見到拍印的繩紋。判斷此型口緣可能是另行製作，再黏接到罐身上去；做成這樣較複雜形狀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承放陶蓋；又因這型罐口與大盆坑文化的罐口緣比較相似，所以一般認為可能屬於牛罵頭文化較早期的陶罐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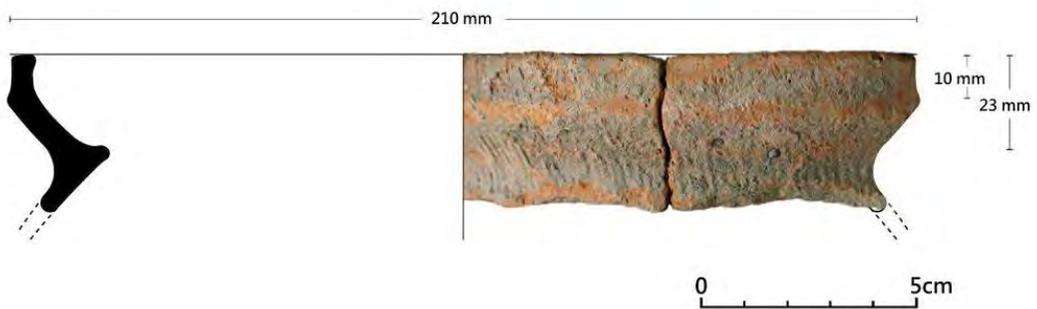


圖1、侈口斂唇型A1式罐口緣之1（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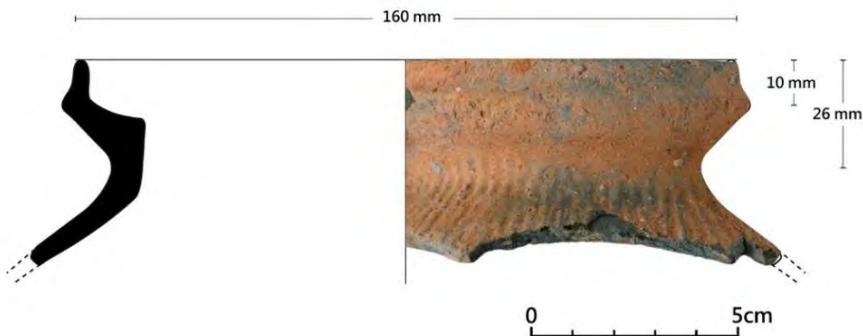


圖2、侈口斂唇型A1式罐口緣之2（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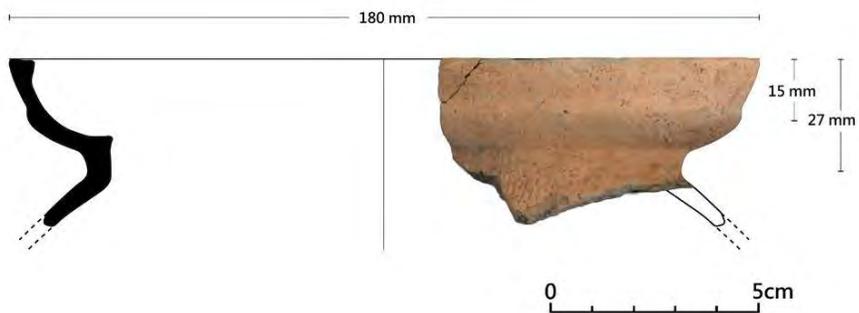


圖3、侈口斂唇型A1式罐口緣之3（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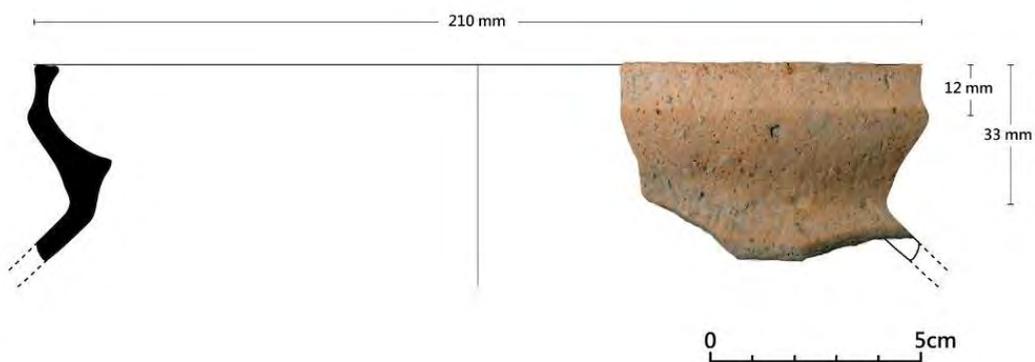


圖4、侈口斂唇型A1式罐口緣之4（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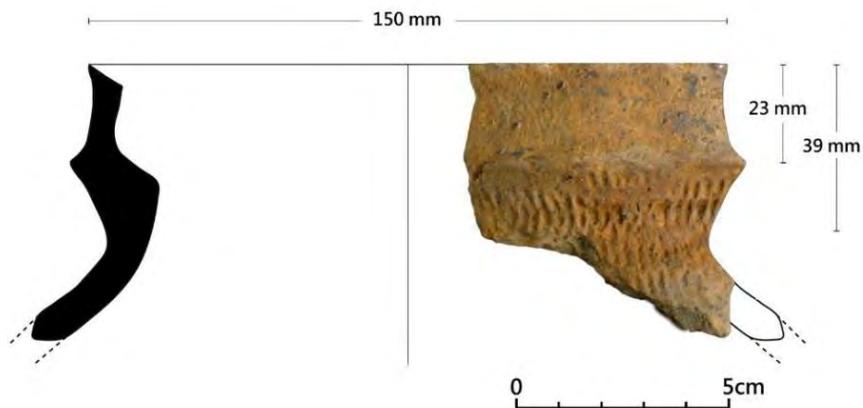


圖5、侈口斂唇型A1式罐口緣之5（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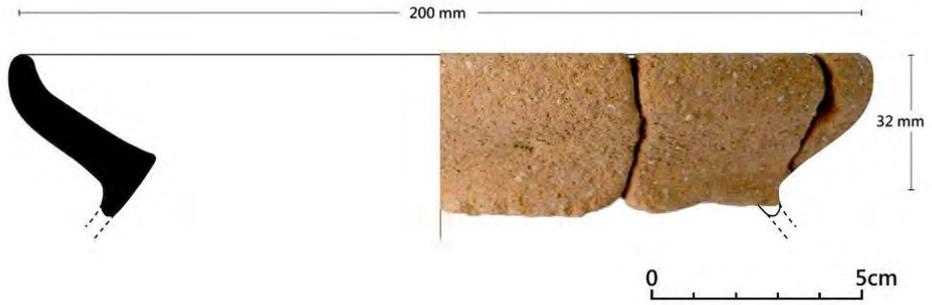


圖6、侈口斂唇型A2式罐口緣之1（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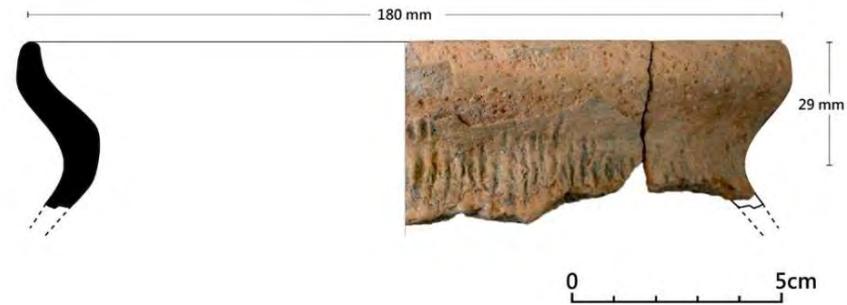


圖7、侈口斂唇型A2式罐口緣之2（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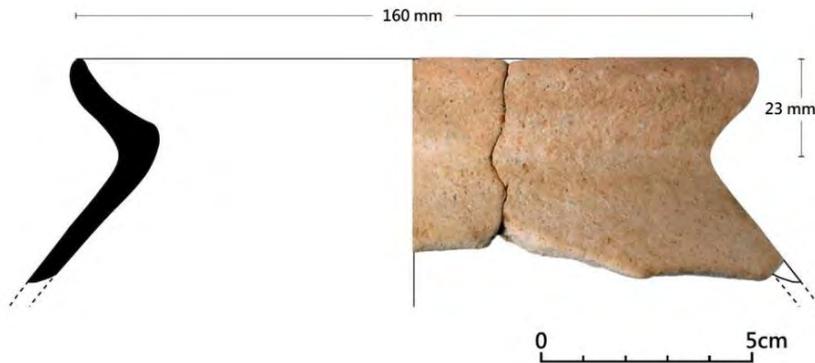


圖8、侈口斂唇型A2式罐口緣之3（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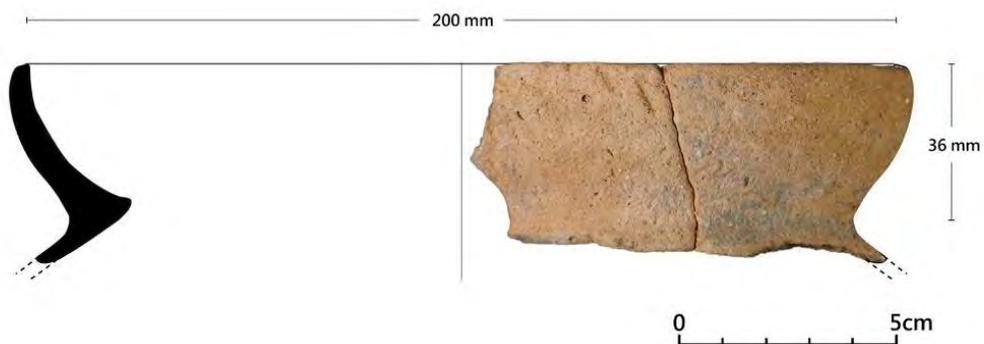


圖9、侈口斂唇型A2式罐口緣之4（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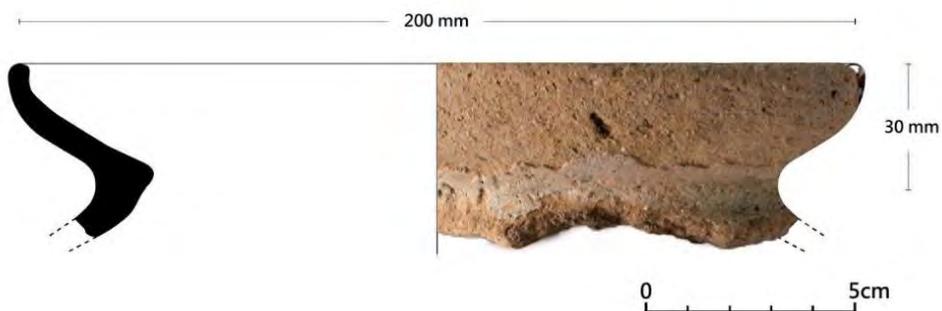


圖10、侈口斂唇型A2式罐口緣之5（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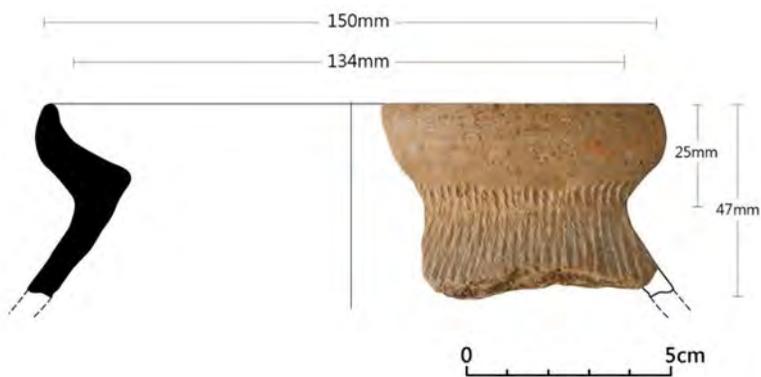


圖11、侈口斂唇型A2式罐口緣之6（南勢坑II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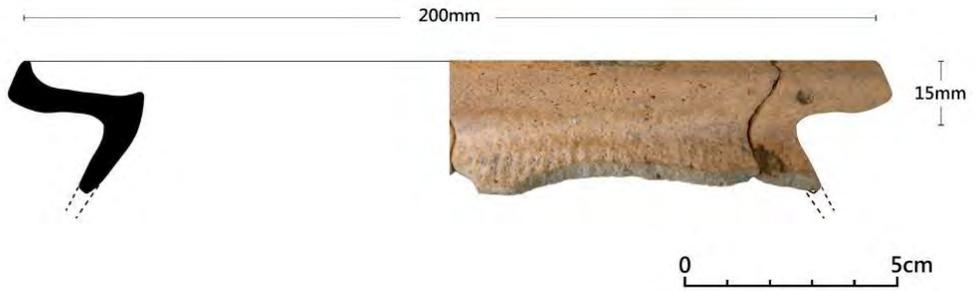


圖12、侈口斂唇型A3式罐口緣之1（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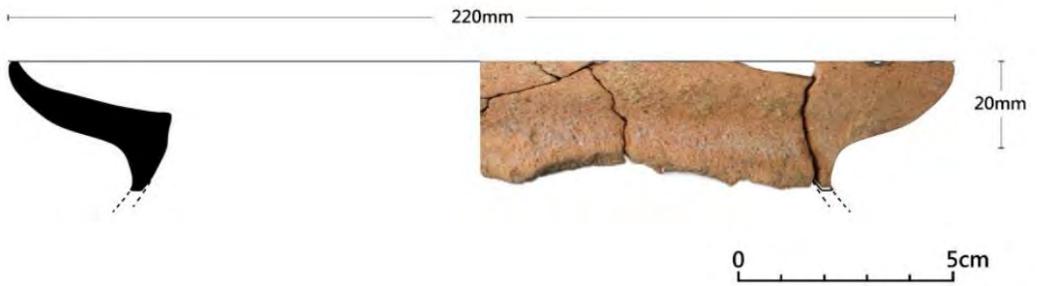


圖13、侈口斂唇型A3式罐口緣之2（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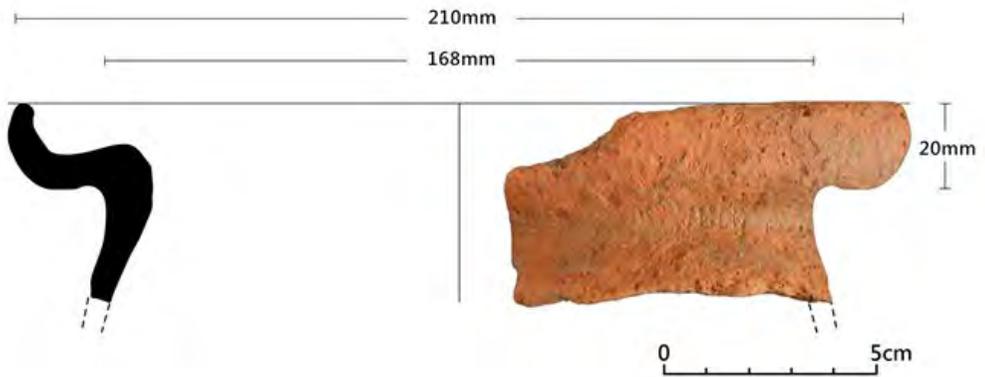


圖14、侈口斂唇型A3式罐口緣之3（頂街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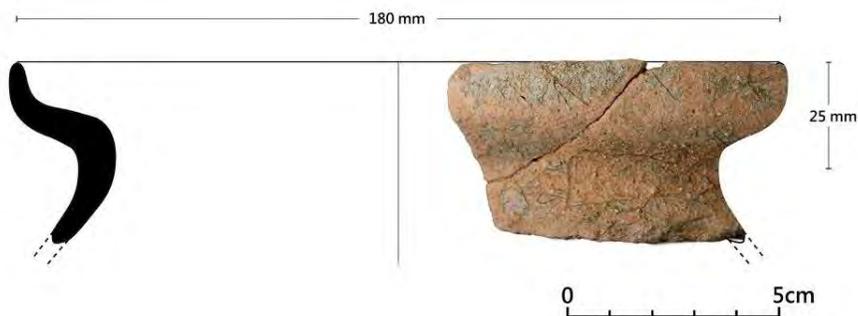


圖15、侈口斂唇型A3式罐口緣之4（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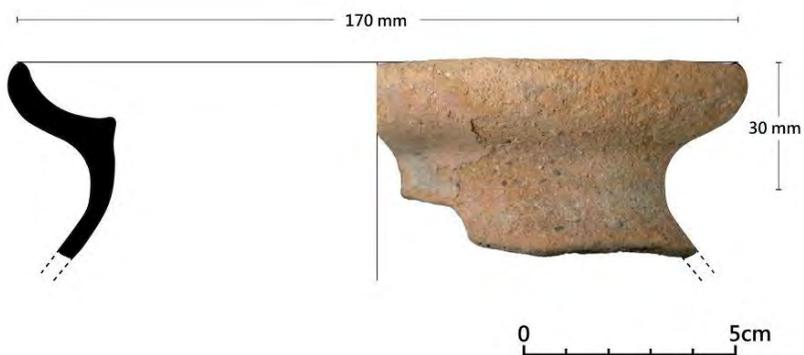


圖16、侈口斂唇型A3式罐口緣之5（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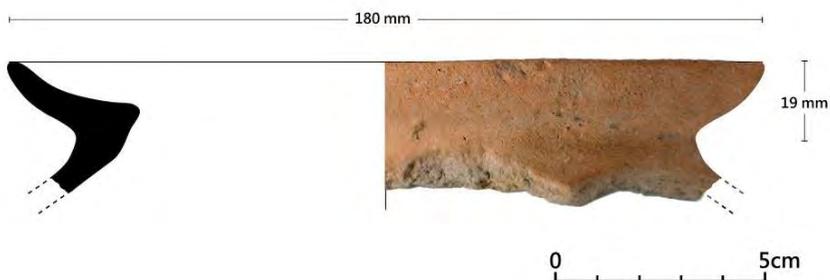


圖17、侈口斂唇型A3式罐口緣之6（惠來遺址）

(2) 侈口型

此類型的口緣包含一般侈口 B1 式（圖 18-圖 21）和侈口微斂 B2 式（圖 22-圖 23）。一般侈口式由頸部向上、向外直線斜伸至口緣唇部，而侈口微斂式外

壁在近唇處內縮微斂。兩者的口緣內側剖面都接近直線，於頸部及腹部交接處多帶有明顯的轉折。唇部形式以圓唇及尖唇較多，平唇最少。陶罐口徑介於 130~260mm，口緣高度在 10~51mm 之間；部分標本於頸部有繩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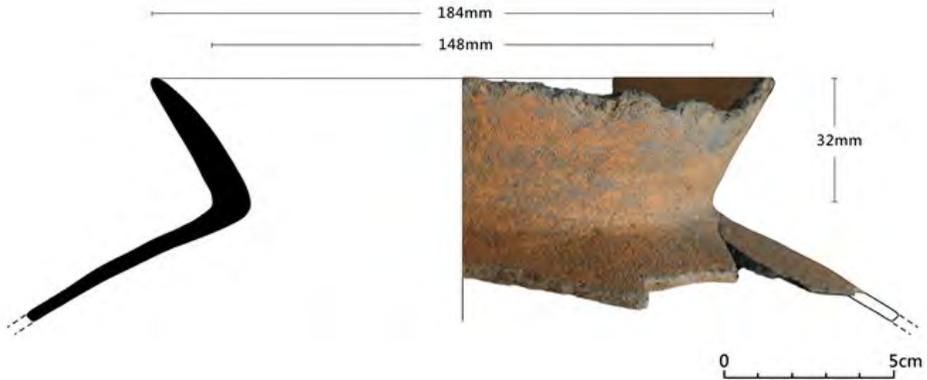


圖18、一般侈口B1式罐口緣之1（頂街遺址）



圖19、一般侈口B1式罐口緣之2（頂街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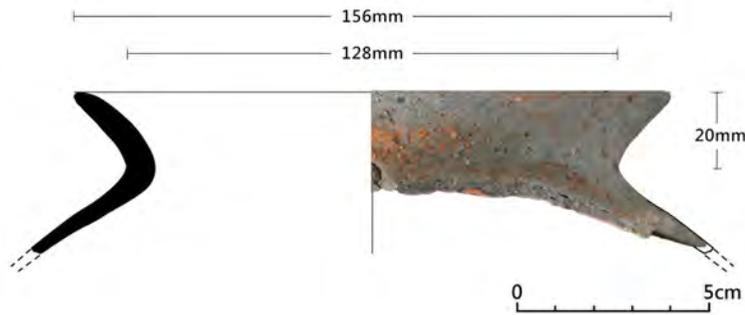


圖20、一般侈口B1式罐口緣之3（頂街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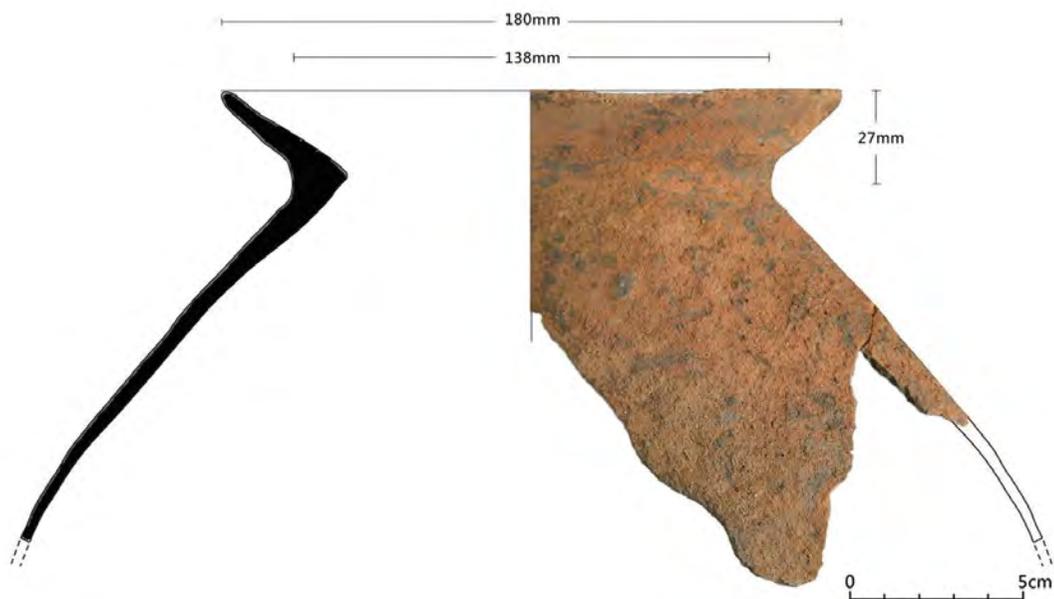


圖21、一般侈口B1式罐口緣之4（頂街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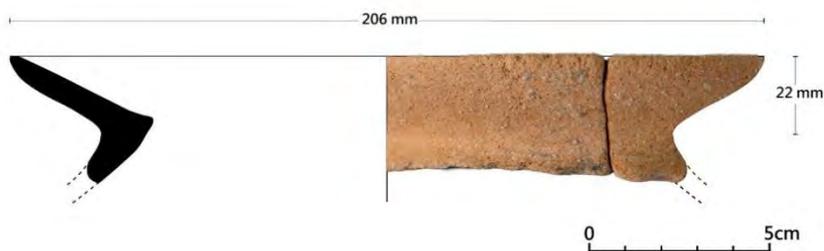


圖22、侈口微斂B2式罐口緣之1（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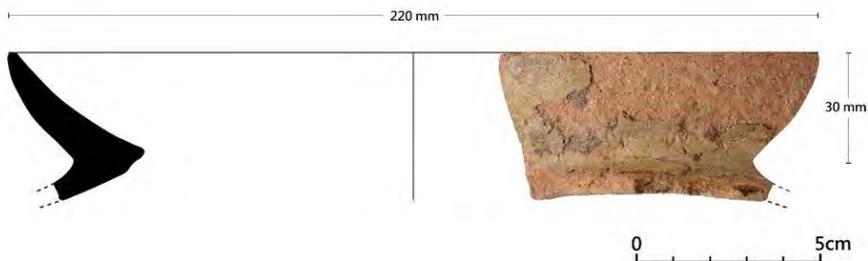


圖23、侈口微斂B2式罐口緣之2（惠來遺址）

(3) 撇口型

此類型罐口緣包含一般撇口 C1 式（圖 24-圖 29）及帶脊高撇口 C2 式（圖 30-圖 34）。一般撇口式為夾砂陶，由頸部向外呈弧形翻轉，口緣內側與腹部交接處圓轉；帶脊高撇口式由頸部向上而後向外斜伸，同樣無明顯轉折，但頸部角度較一般撇口式直，頸外側帶橫脊。高撇口式的質地為緻密的細砂陶或泥質陶。撇口罐的罐口徑在 120~350mm 之間，一般撇口式口緣高度介於 8~39mm 之間；帶脊高撇口式的高度則在 16~70mm 之間，唇部以圓唇為主，平唇次之，尖唇最少，大部分標本於頸部與腹部交接處可見繩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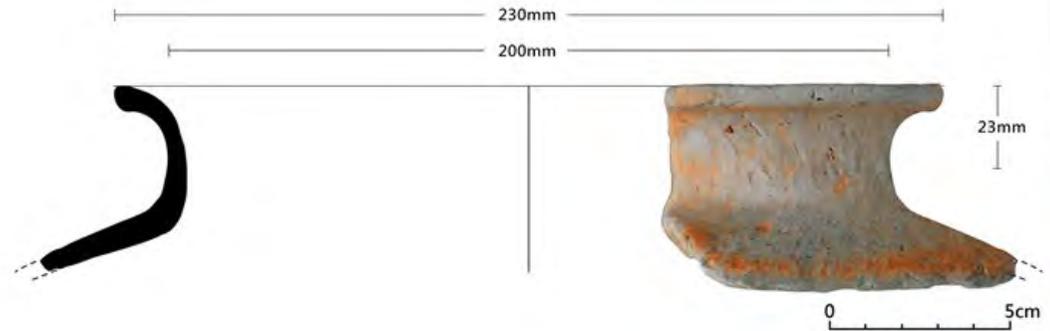


圖24、一般撇口C1式罐口緣之1（頂街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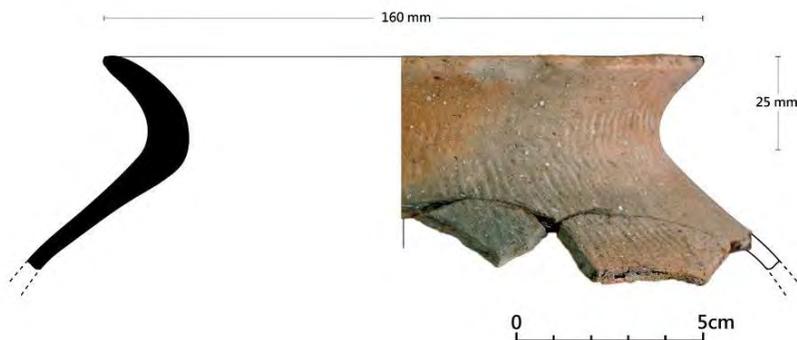


圖25、一般撇口C1式罐口緣之2（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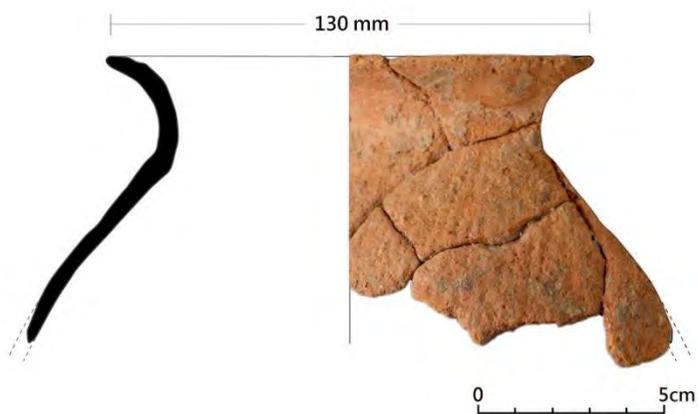


圖26、一般撇口C1式罐口緣之3（安和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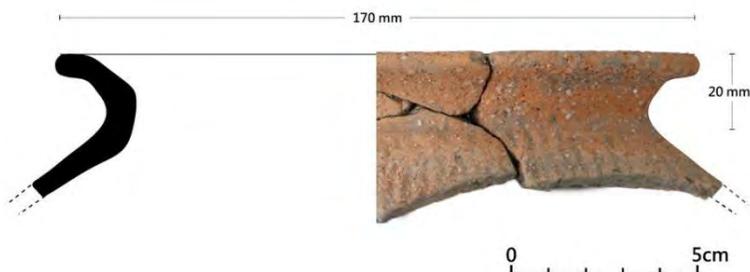


圖27、一般撇口C1式罐口緣之4（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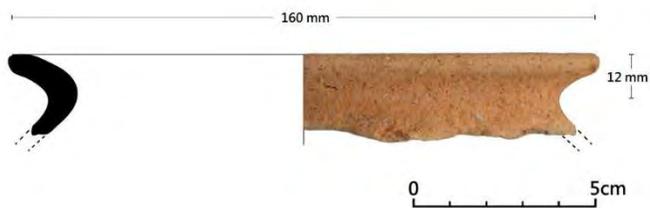


圖28、一般撇口C1式罐口緣之5（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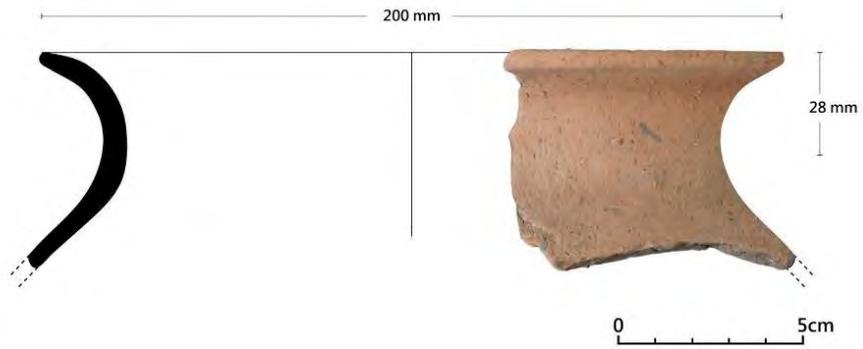


圖29、一般撇口C1式罐口緣之6（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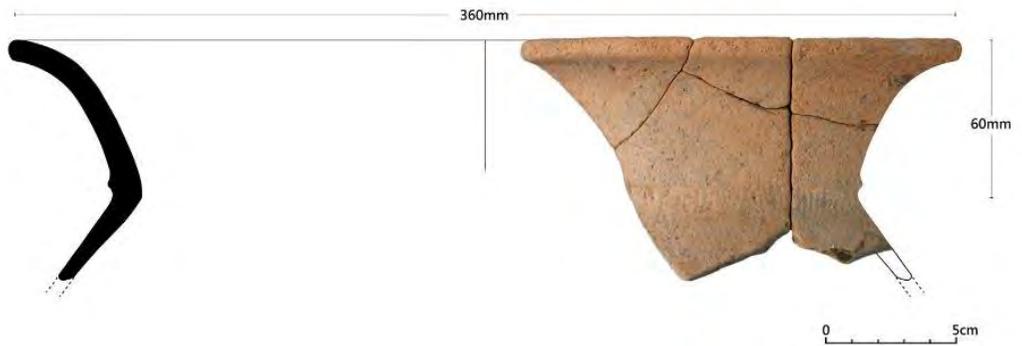


圖30、帶脊撇口C2式罐口緣之1（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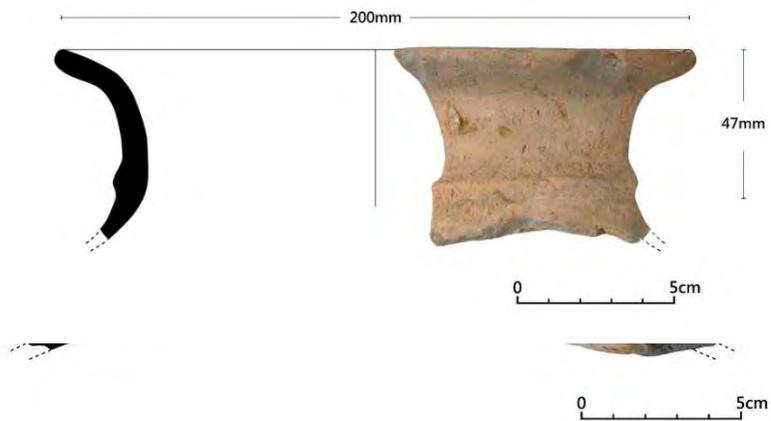


圖32、帶脊撇口C2式罐口緣之3（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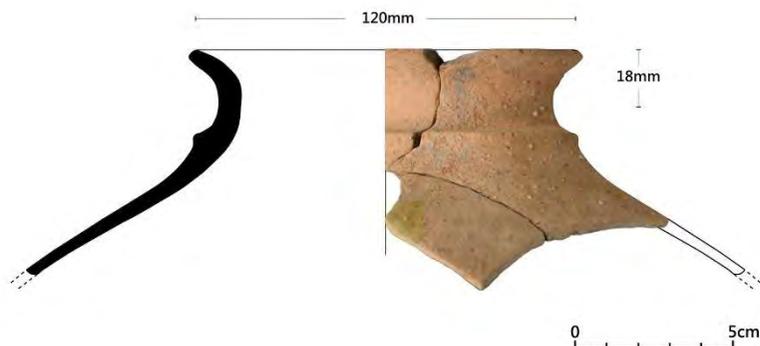


圖33、帶脊撇口C2式罐口緣之4（惠來遺址）



圖34、帶脊撇口C2式罐口緣之5（惠來遺址）

2. 罐圈足

圈足罐是在罐形器底部加上圈足，使罐可以穩定地站立。如果用陶罐圈足與陶罐口緣的數量比率判斷，牛罵頭文化的罐形器中，可能約有 1 / 4 是圈足罐。圈足是另行製作一個泥圈，黏附在陶容器坯底部，再燒製而成，因此容易從接合處脫落，並在陶容器底部留下曾與圈足接著的痕跡。罐圈足的形式比較單純，一般由接腹端向下、向外斜伸至底端，有的近底端時向內微斂，有的向下外撇呈喇叭口形。有些圈足不帶穿，大部分圈足帶 2 個相對的穿，有些圈足帶 2 對鄰近的穿，少數圈足帶更多個穿。圈足罐的尺寸差別很大，可能用途不同，而圈足徑、圈足高和罐身的尺寸相關，陶罐越大圈足就越大。根據發掘出土的可以測量的標本得知，罐形器的圈足底徑範圍在 60-320mm 之間，而以 130-220mm 之間的最多；罐圈足的高度範圍大致在 10-100mm 之間，而以 20-50mm 之間的占大部分。圈足的大小與陶質的關係，一般來說，最小的罐圈足大部分

是泥質陶，最大的罐圈足則大部分是粗砂陶，中等大小的罐圈足則 3 種陶質都有，而以細砂陶質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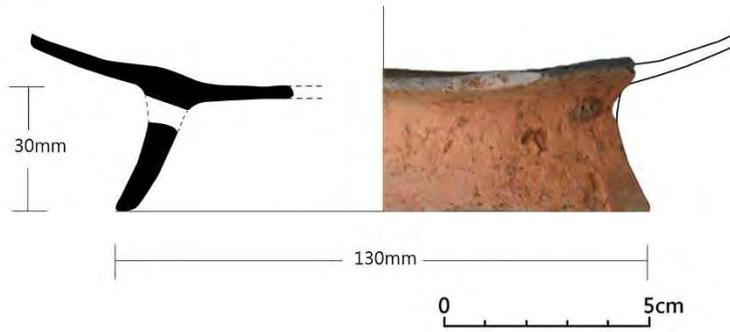


圖35、細砂陶罐圈足（頂街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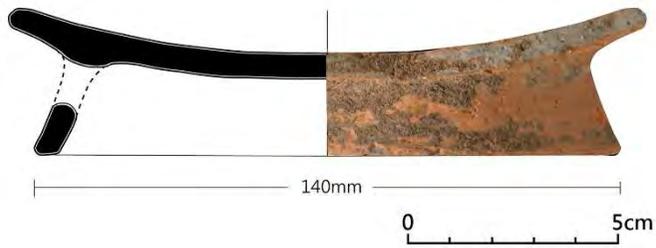


圖36、細砂陶罐圈足（南勢坑II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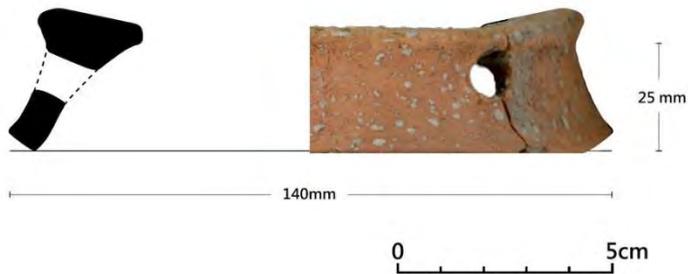


圖37、粗砂陶罐圈足（惠來遺址）



圖38、細砂陶罐圈足（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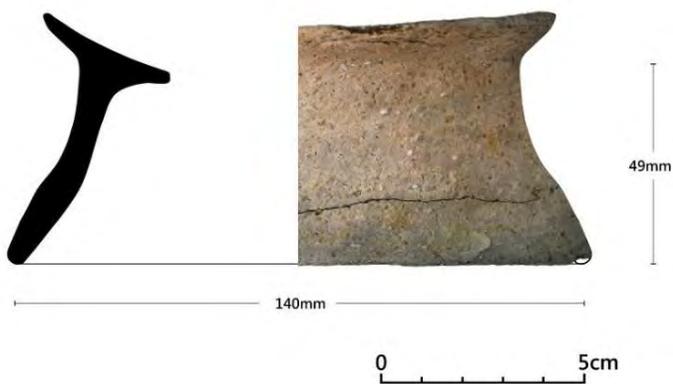


圖39、粗砂陶罐圈足（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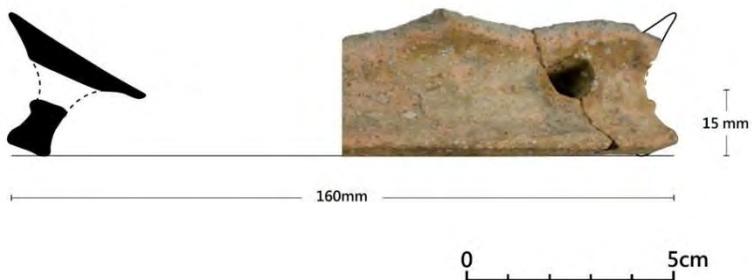


圖40、細砂陶罐圈足（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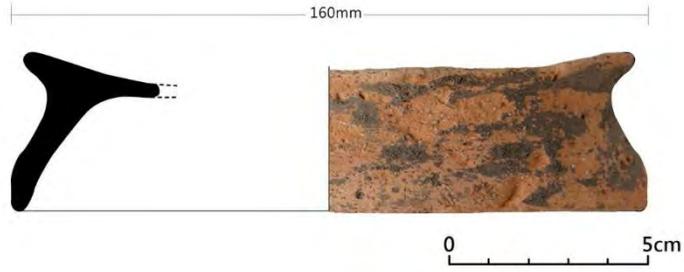


圖41、細砂陶罐圈足（南勢坑II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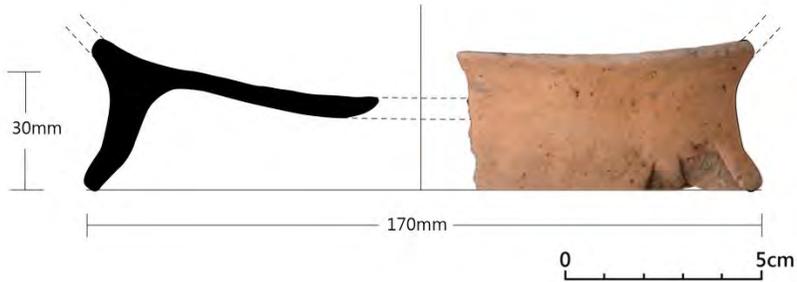


圖42、細砂陶罐圈足（頂街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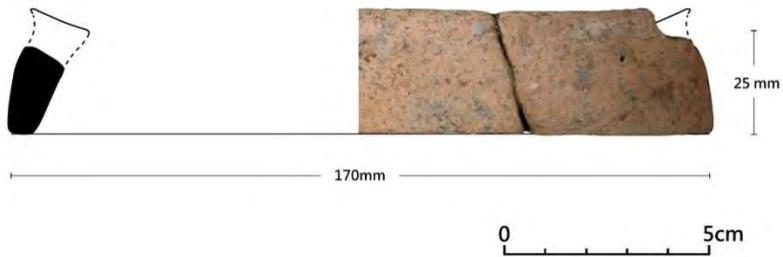


圖43、細砂陶罐圈足（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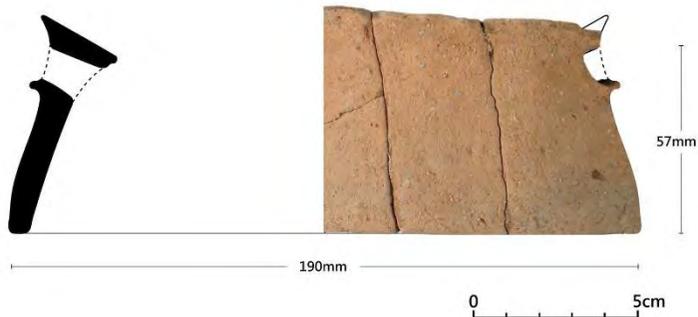


圖44、細砂陶罐圈足（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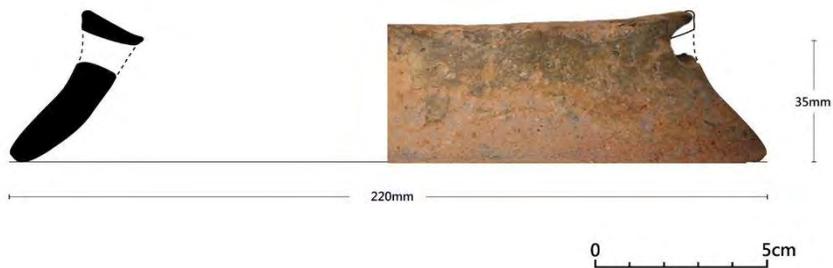


圖45、細砂陶罐圈足（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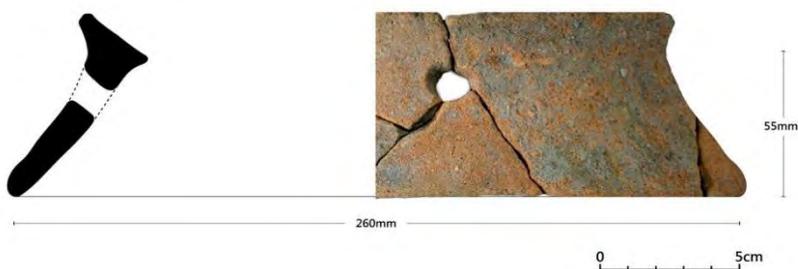


圖46、粗砂陶罐圈足（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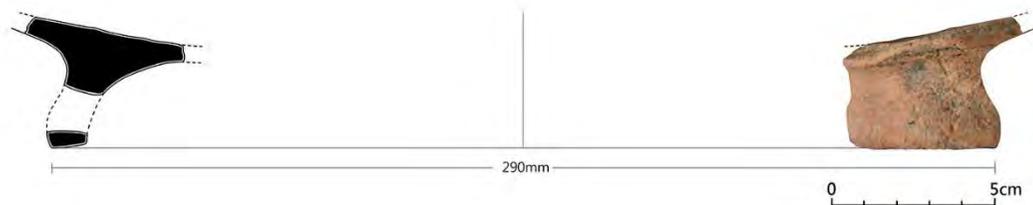


圖47、細砂陶罐圈足（南勢坑II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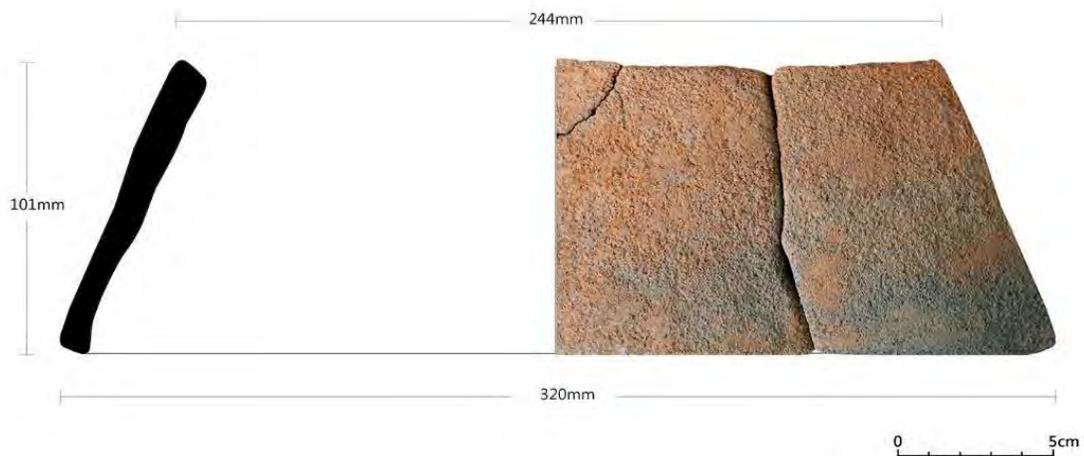


圖48、粗砂陶罐圈足（南勢坑II遺址）

3. 泥質陶罐形器

牛罵頭文化的泥質陶罐形器數量少，所占的比率很低。筆者在南勢坑 II 遺址曾發掘出土 1 件可復原的泥質陶罐形器標本，器形為侈口，略下垂的圓腹，腹部上方素面，下方有模糊的繩紋，底部有圈足。（圖 49）這件陶罐外形很像屈慧麗博士在安和遺址福和段 331 地號發掘出土編號 PT001 的陪葬品圈足罐，連腹部下方帶繩紋都如出一轍，惟安和遺址的圈足罐高約 310mm，而南勢坑 II 遺址的泥質陶罐形器高度只有 162mm，大約只有安和遺址陶罐高度的一半。（屈慧麗 2015：238-240）從質地、形制、精緻的製作及保存的完整程度來判斷，南勢坑 II 遺址的泥質陶罐可能是史前人的儀式用陶器，在舉行儀式或施行巫術等場合使用，也可以用來陪葬，應該不是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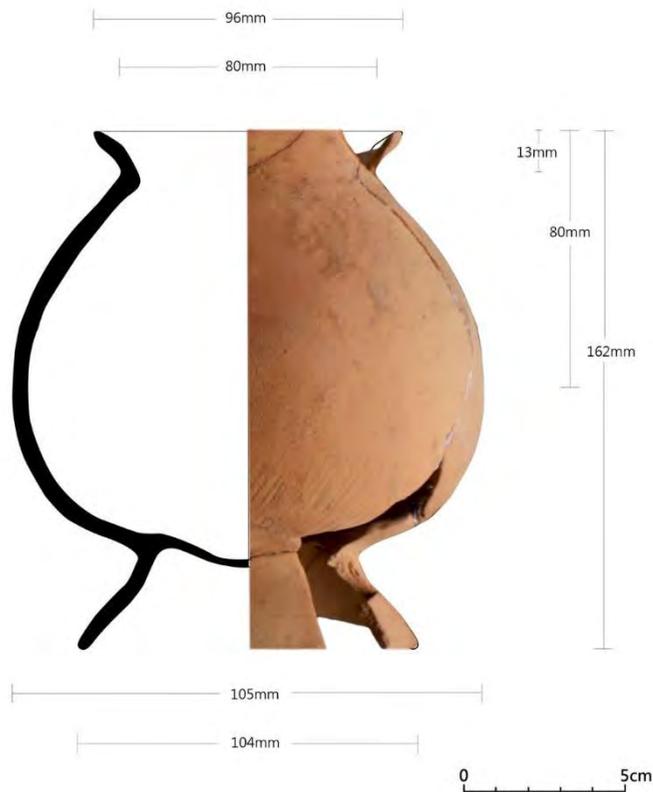


圖49、泥質陶罐形器（南勢坑II遺址）

(二) 鉢、盆形器

牛罵頭文化有鉢、盆形器，但數量不很多。鉢形器的材質包括細砂陶和泥質陶，主要有兩種器形：「一種型式接近球型器形，另一種腹有特殊脊或一折肩的形狀。」（屈慧麗 2012）球型鉢的材質包括泥質陶和細砂陶，斂口或直口，無頸，鼓腹，底部為圓底或平底，素面。折肩鉢的材質包括泥質陶、細砂陶和粗砂陶，口緣先內縮再略向外侈，在口緣下方形成一道橫脊或折肩，橫脊以下為腹部，腹部遍施繩紋，圓底，可能有的折肩鉢帶圈足。盆形器是敞口的陶容器，腹部淺，圓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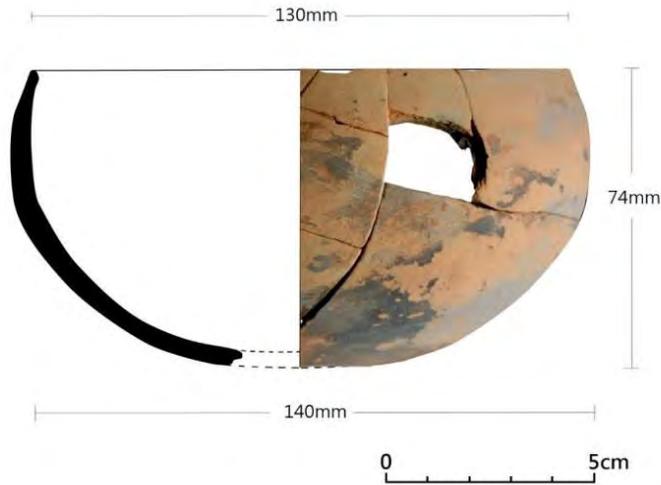


圖50、泥質陶球型鉢（南勢坑II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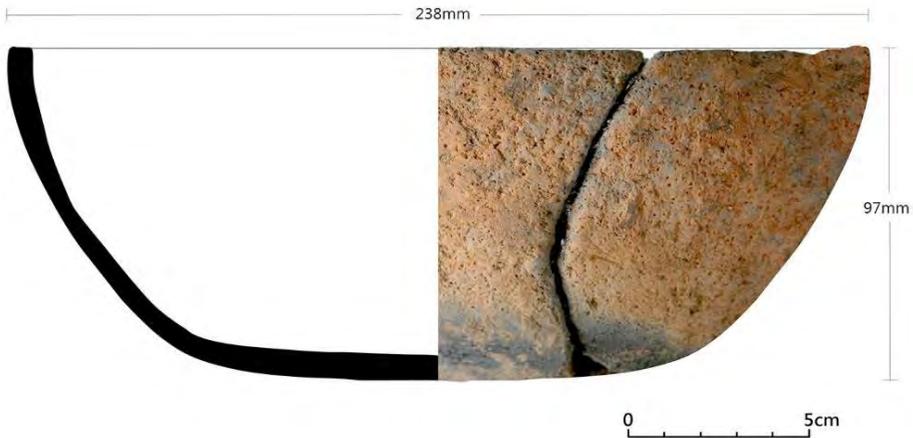


圖51、細砂陶球型鉢（南勢坑II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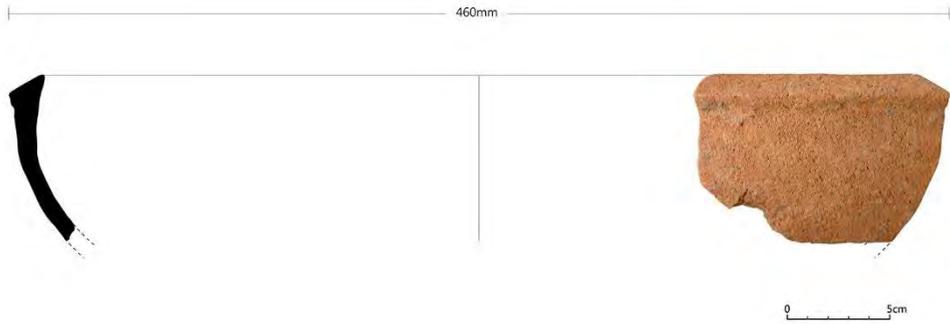


圖52、細砂陶鉢口緣（南勢坑II遺址）



圖53、泥質陶折肩鉢口緣（南勢坑II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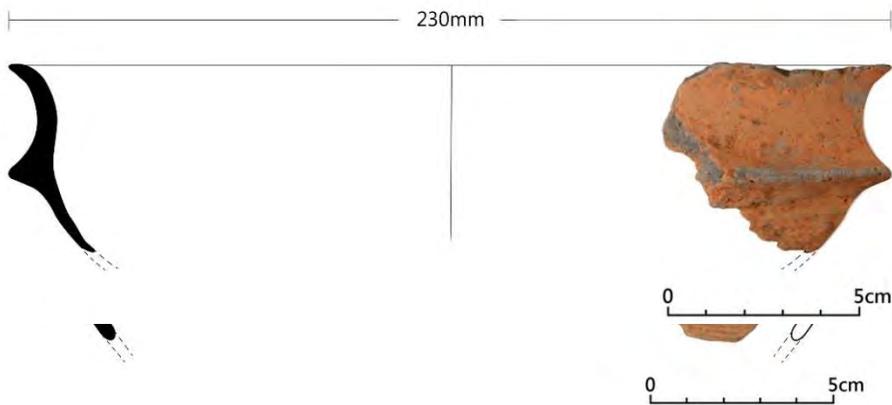


圖55、泥質陶折肩鉢口緣（頂街遺址）



圖56、泥質陶折肩鉢口緣（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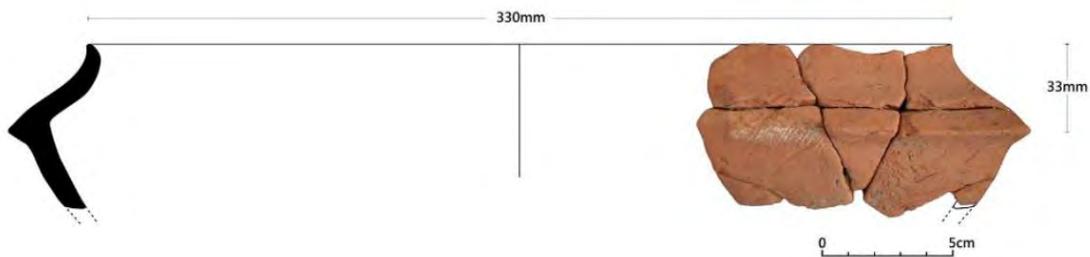


圖57、泥質陶折肩鉢口緣（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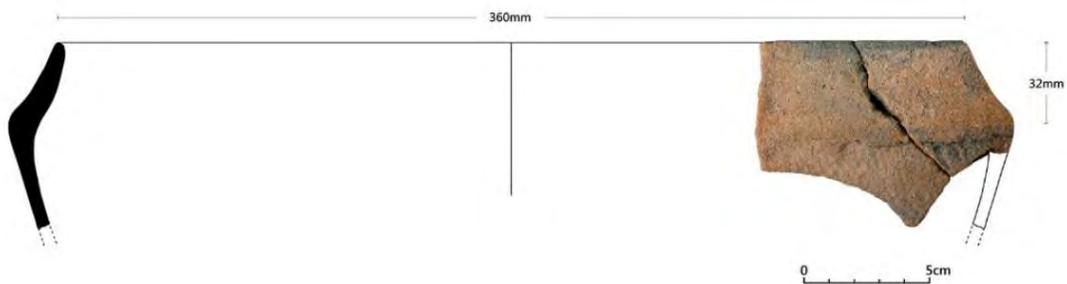


圖58、粗砂陶折肩鉢口緣（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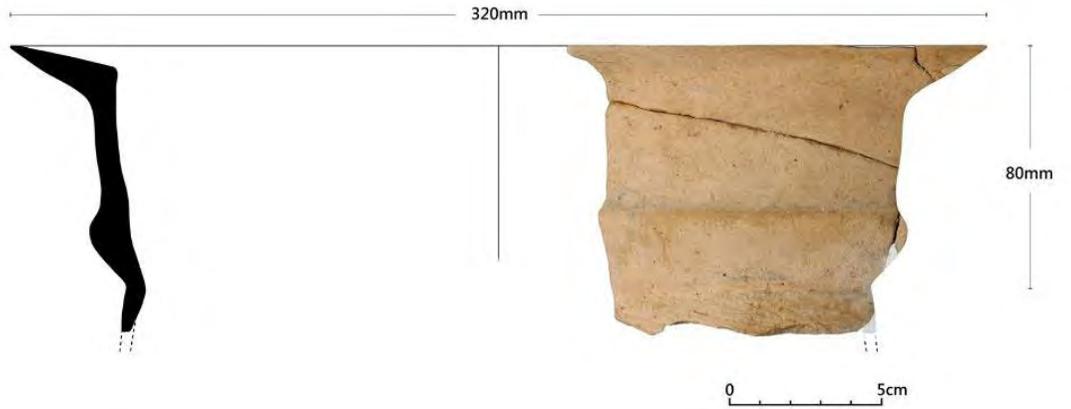


圖59、泥質陶折肩鉢口緣（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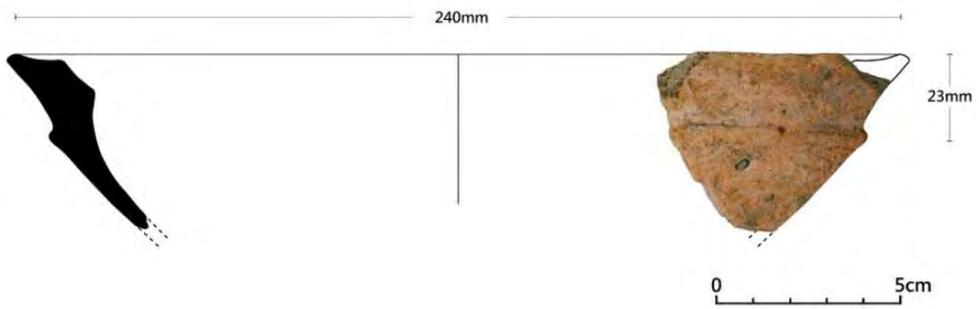


圖60、細砂陶盆形器口緣（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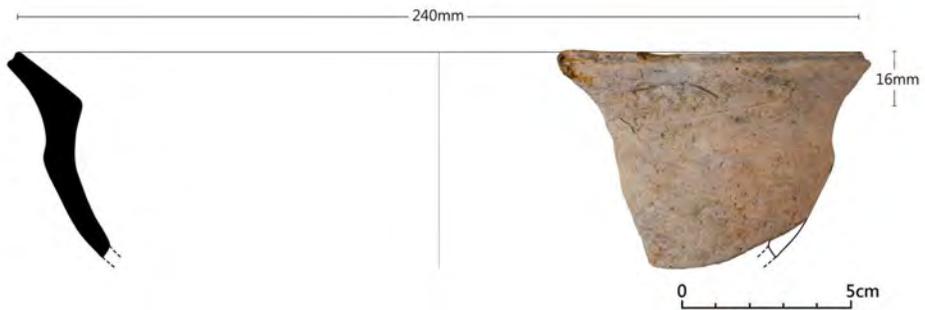


圖61、泥質陶盆形器口緣（惠來遺址）

(三) 豆形器與連杯形器

1. 豆形器

豆形器是在鉢的下方加上圈足，「豆」字就是這類器物的象形。牛罵頭文化的豆形器，質地都是橙色泥質陶，常在一個鉢口的四周帶有平口寬沿，鉢底加上高圈足或中等高度的圈足。平口寬沿豆在大坵坑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例如臺南市南關里遺址的繩紋圈足盆（豆）帶有鏤孔圈足（臧振華、李匡悌 2013：106）；也見於安和遺址福和段 331 地號的豆形器，編號 PT002，帶有細腰的高圈足。（屈慧麗 2015：254-255）形式類似的豆形器，也見於鳳鼻頭遺址泥質繩紋紅陶層。（Chang, Kwang-Chih 1969：89-91）

值得注意的是，平口寬沿豆在豆形器之中其實是比較少見的類型，臺灣史前時代大部分的豆形器，口緣都與鉢口相同，多呈斂口或接近直口。與牛罵頭文化時代大致相同的史前文化，例如屏東縣墾丁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墾丁史前文化相，於 1931 年由宮本延人、移川子之藏、宮原敦等發掘，在石棺內出土了 1 件陪葬的豆形器，口緣呈內斂的鉢口。（李光周等 1985：22-23）在南科園區內的右先方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牛稠子文化，豆形器口緣多呈直口的鉢口。（臧振華、李匡悌 2013：151）臺東縣長濱鄉長光遺址與城子埔遺址，主要的文化層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長光類型的墓葬與祭祀場現象，沿著古沙丘分布。陪葬品包括玉器、石器、陶紡輪、各式陶容器，包括鉢、盤、豆、罐、瓶等器形，以及大型陶罐作為甕棺葬具。長光類型的豆形器數量多，外形變化也大，包括圈足鏤孔豆、實足豆、短圈足豆等，都是由鉢形器或盤形器加上圈足而成，口部不帶平口寬沿。（葉美珍 2012）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史前文化，如卑南文化、營埔文化等也都有豆形器，但是都沒有平口寬沿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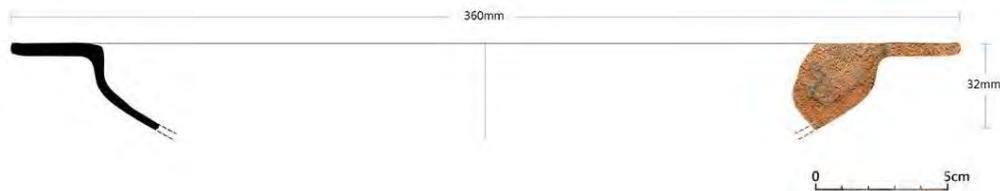


圖62、平口寬沿豆形器剖面圖（南勢坑II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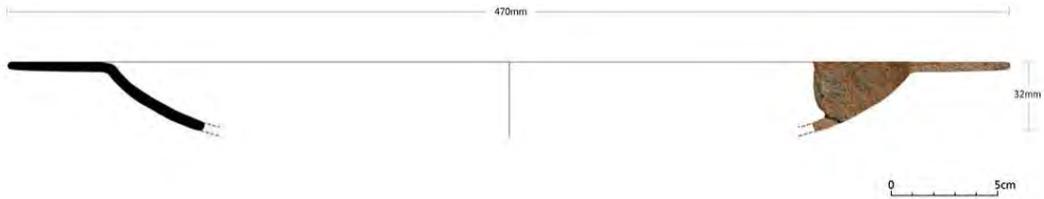


圖63、平口寬沿豆形器剖面圖（南勢坑II遺址）



圖64、豆形器的寬沿（惠來遺址）



圖65、沿豆形器腹部帶繩紋（惠來遺址）

2. 連杯形器

連杯形器是牛罵頭文化的代表性陶器，可能是由平口寬沿豆發展而成的特殊器形，由一個喇叭形的高圈足撐起一個盤面，盤內一般包含 2、3 個小鉢；有 2 個小鉢的稱為二連杯或雙連杯，有 3 個小鉢的就稱為三連杯，也曾發現四連杯和六連杯的殘件。連杯形器的質地都是橙色泥質陶，由於器形複雜，而且出土時往往僅存小塊殘件，所以濁大計劃時已有學者發現 Y 型器（連杯中間部分）（Dewar 1977，何傳坤 1977），但一直無法確認這種器物的全貌。直到科博館的考古團隊在惠來與臺中公園遺址挖到一些三連杯的殘件，在與李德仁先生討論榮泉村的三連杯，才復原發表了三角盤面的全形（屈慧麗、何傳坤 2002）。不久之後，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出版《郭德鈴先生收藏史前暨原住民文物圖錄》（林志興、李德仁 2003：51-53）中，書中刊有牛罵頭文化三連杯核心部分的殘件，由郭德鈴先生採自臺中市烏日區榮泉村遺址，後經史前館人員試著加以復原，稱為高足盤。從此考古學界才確認連杯形器的樣子。

科博館屈慧麗博士帶領的團隊，於 2010 年在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遺址公兼兒六基地調查發掘，出土多件橙紅色泥質陶三連杯，同時伴隨著大石刀、大型閃玉圭（儀式用矛頭）、陶網墜以及數百件小型梳形玉飾。從出土遺物與排列現象判斷，這是一處牛罵頭文化人舉行祭祀或巫術的場所，碳十四年代測定距今約 4250~3880 年前。這幾件三連杯雖然非常破碎，卻因為陶片的相對位置發掘時都還保存著，所以可以復原全形，圈足接盤面底部處比較寬大。（何傳坤、屈慧麗 2010，屈慧麗 2012a、2021）

安和遺址位於臺中市西屯區，2015 年，科博館屈慧麗博士帶領的團隊，在福和段 331 地號約 400 平方公尺的範圍中，發掘出 48 具排列整齊的人骨，其中 5 具為幼童，埋葬方式多為仰身直肢。經過碳十四定年檢測，其年代確定是距今 5000 年至 4000 年的人骨，是中部地區發現年代最早的史前人，也證明了這是一個保存相當完整的墓葬群。根據考古學者調查，5000 年前中部地區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居民會製作生活所需的器皿，陶器腹部表面多飾以繩紋，進行陶罐的拍塑與整修。陪葬的陶容器有罐、鉢、平口寬沿豆形器、二連杯、三連杯、瓶形器等，都是泥質陶器，製作工藝極為精緻。（屈慧麗 2015、2018）



圖66 安和遺址的陪葬陶容器，本圖包括三連杯、二連杯、平口寬沿豆形器、圈足罐等。（引自屈慧麗 2018 圖5）

3. 豆形器與連杯形器的盤面碎片

豆形器和連杯形器的盤面都大而薄，經常破碎嚴重，但現在因為對完整器形已經比較了解，所以對破片也大致能辨認。三連杯的 3 個小鉢形狀接近圓形，

靠中央處比較尖，3 個小鉢中央有一個三角形的交接處；盤面的外形是稍偏三角形的近圓形。二連杯的 2 個小鉢形狀為接近半圓形的長橢圓形，中央有一道直脊，盤面的外形是橢圓形。所以豆形器和連杯形器比較容易辨認的部分是平口寬沿、三連杯小鉢互相連接的部分、二連杯中央的直脊、三連杯或四連杯中心交接處等，只要發現就能判斷為連杯的一部分，有些盤面的外緣些微向上卷邊。根據目前發掘出土的標本，以三連杯與平口寬沿豆較多，二連杯較少，四連杯曾發現幾件中心交接處，尚未發現能拼湊出完整的標本，六連杯只發現過圈足，非常罕見。



圖67、雙連杯寬沿（惠來遺址）



圖68、三連杯2個小鉢與捲邊寬沿（惠來遺址）



圖69、三連杯中心部位（惠來遺址）



圖70、四連杯的中心部位（惠來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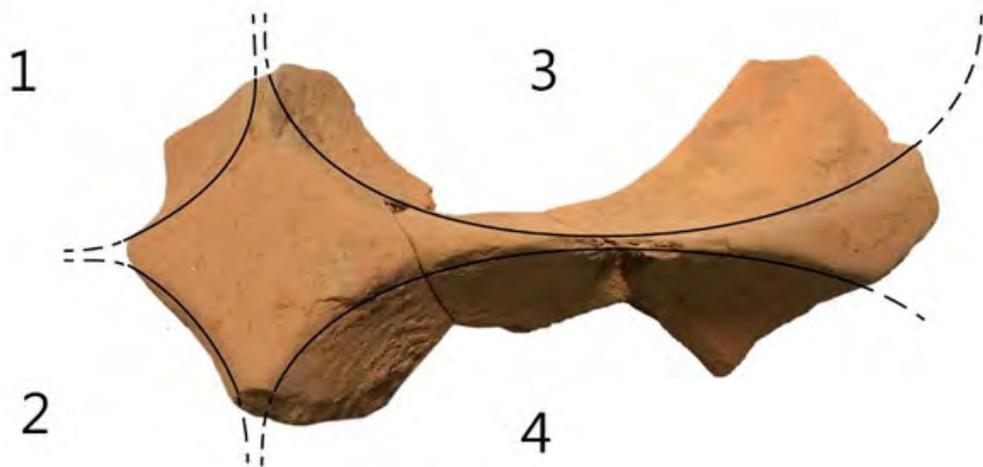


圖71、四連杯中心部位（南勢坑II遺址）

4. 豆形器與連杯形器的圈足

牛罵頭文化豆形器和連杯形器都帶高圈足，呈喇叭形，圈足高度常在100mm以上，少數圈足表面有直線、交叉與菱格的劃紋，部分圈足上端帶有穿孔。此外還有柵欄形的鏤孔圈足，由於鏤空部分容易折損，往往僅存片段殘件，此類圈足偶見於豆形器之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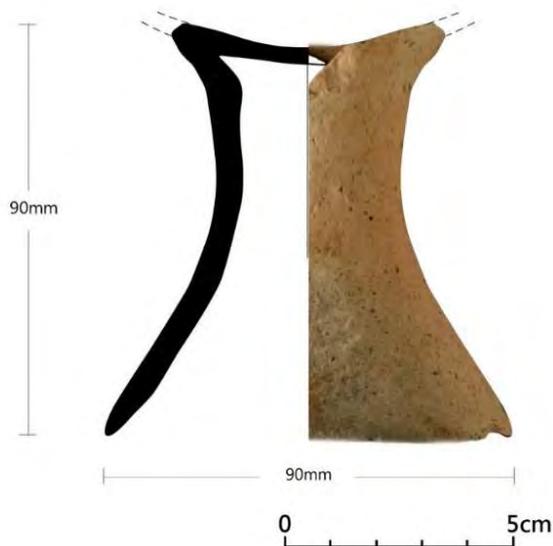


圖72、豆形器的高圈足
（南勢坑II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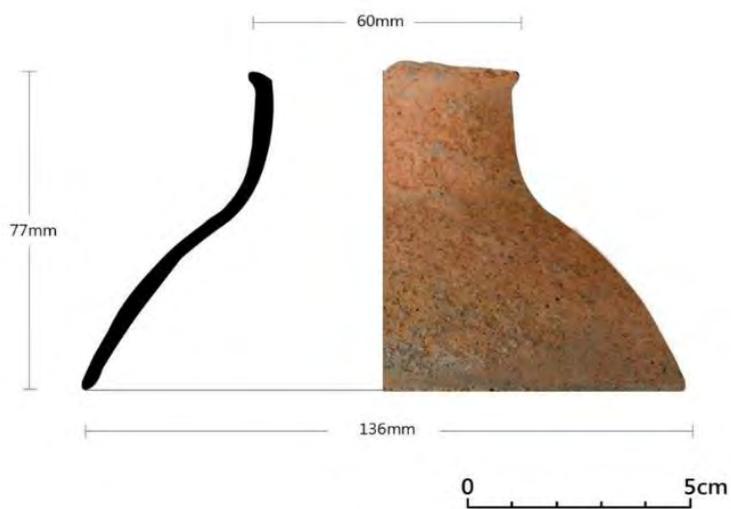


圖73、豆形器的高圈足（南勢坑II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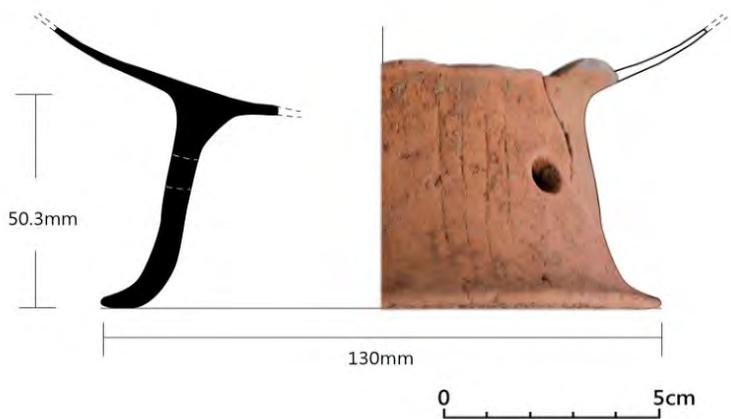


圖74、豆形器的圈足帶直線紋（頂街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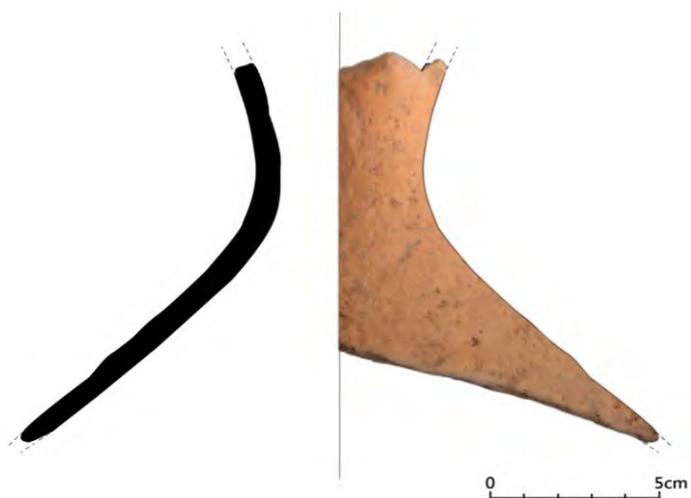


圖75、連杯形器的高圈足（頂街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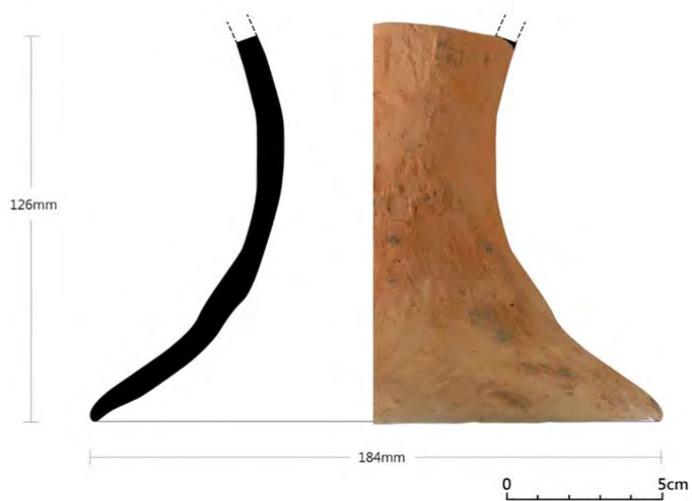


圖76、連杯形器的高圈足（南勢坑II遺址）



圖77、豆形器的鏤孔圈足（惠來遺址）

5. 六連杯

2019–2020年，科博館劉克竝帶領的考古團隊，在臺中市西屯區龍富段78等8筆土地惠來遺址進行考古搶救發掘。雖然這一個發掘案，因為委託單位將土地轉賣，使工作不得不半途而廢，但仍然挖到大量的史前遺物，其中有一件殘缺的高圈足，經過修復及復原，依圈足上方連接盤面小鉢的弧度，可判斷為六連杯，即五個小鉢環繞一圈，中央可放入一個較小的鉢，成為六連杯。高圈足近盤面處有4個穿孔，成2組對稱排列，而非平均分布。圈足表面有斜線劃紋。標本出土於 TS39 P9、P10 LIII-7，為本坑發掘的最底層，但因發掘半途而廢，文化層尚未完全結束，無法得知在下面土層中是否有這件連杯的盤面（劉克竝2022）。



圖78、修復後的高圈足（惠來遺址）



圖79、復原而成的六連杯（惠來遺址）

6. 圈足盤

牛罵頭文化的圈足盤是一個淺盤形容器，不帶平口寬沿，下接高圈足，在頂街遺址曾經出土過 1 件盤身殘件，圈足部分缺失，只留下連接圈足的痕跡，質地為橙色泥質陶，器壁薄，口徑 304mm，盤高 67mm（劉克竑 2019a 2021）。科博館屈慧麗博士帶領的團隊，於 2013 年搶救發掘安和遺址福和段 331 地號，曾發現一件完整的大坌坑文化陪葬品圈足盤，為橙紅色細砂陶，盤面帶少許紅彩或陶衣，器高 290mm，口徑 370mm，器身上半部為深盤狀斂口，圈足高 215mm，圈足徑 210mm，高圈足上承接盤面，中空且帶 2 穿孔，出土時雙連杯倒扣於盤面，推測可能作為祭祀用途。（屈慧麗 2015：256-257）南科的右先方遺址牛稠子文化有類似圈足盤的夾砂陶豆形器（臧振華、李匡悌 2013：151），臺東縣長光遺址長光類型文化出土夾砂或泥質的豆形器，類型變化較多，其中也有容器呈盤狀，類似圈足盤的豆形器。（李坤修 2013）從器型來看，牛罵頭文化的圈足盤應該還是豆型器的一個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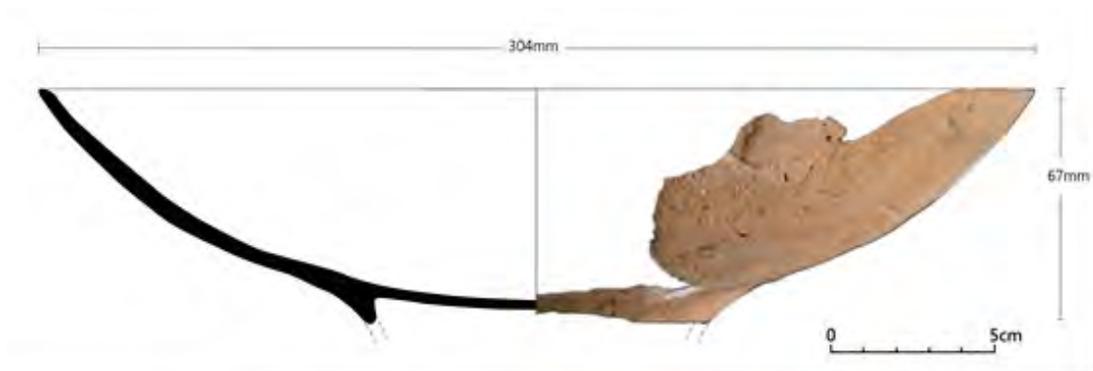


圖80、圈足盤盤身剖面（頂街遺址）



圖81、圈足盤殘件（頂街遺址）

（四）陶足與鼎形器

鼎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炊具，材質分為陶鼎和青銅鼎。陶鼎大約在 8000 年前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裴李崗文化開始出現，上半是圓形的容器，形狀有的像罐，有的像盆，底下都有三足。三足之間可以放木柴，生火烹煮食物。青銅鼎在二里頭文化時代開始出現，年代距今約 3800-3500 年，在青銅器時代一直是最重要的禮器，用途是煮肉、盛肉祭祀及宴饗，不是日常生活用品。

臺灣史前時代也有鼎形器，但不很普遍。最早在 1946 年，國分直一第 3 次試掘營埔遺址時，就曾挖到 3 件黑陶鼎腳。1948 年，國分直一偕同當時臺灣大學史學系學生何廷瑞、張耀錡、宋文薰前往營埔遺址踏查，在河岸崩壞部分採集到黑陶獸足鼎腳。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認為其獸足形式比山東省城子崖遺址出土的獸足型鼎腳，更屬寫實，推想本遺址可能是山東黑陶文化之末流。1949 年，宋文薰、劉斌雄踏查營埔遺址，得到更趨於獸足形式的鼎腳 2 個，其中 1 個是黑陶，1 個是紅褐色陶。（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49）之後在營埔文化的遺址發現陶獸足的事件時有所聞，所以臺灣考古學界很早就知道營埔文化有鼎形器，而鼎足多呈獸足形式。但是營埔文化鼎形器的容器部分，究竟是甚麼樣子，卻一直都不能確定。

2012-2013 年，屈慧麗博士帶領的團隊發掘臺中市南屯區麻糍埔遺址，挖到近完整的鼎形器，才確認營埔文化鼎形器的容器型狀像侈口的盆。「麻糍埔遺址發現的營埔文化年代距今約 2300 年~2700 年，文化層厚度約 130 公分，陶器有鼎型器、束腰罐、豆型器、罐型器、鉢型器、帶流罐等。石器有石刀、石

鋤、石鏟、石錘、網墜、砥石、箭鏃等農牧與漁獵用具以及少量玉飾品。於 312 平方公尺發掘範圍內，陶獸足出土量達 150 隻，經過室內修復後為完整三獸足之侈口鼎型器，由於大量的鼎型器出土，不排除鼎型器是當時日常生活陶器類型之一。」（屈慧麗 2014）。此外，雖然資料不多，學者在牛埔遺址的調查也發現了牛罵頭文化『陶足』（劉克竑 2009 郭素秋 2014：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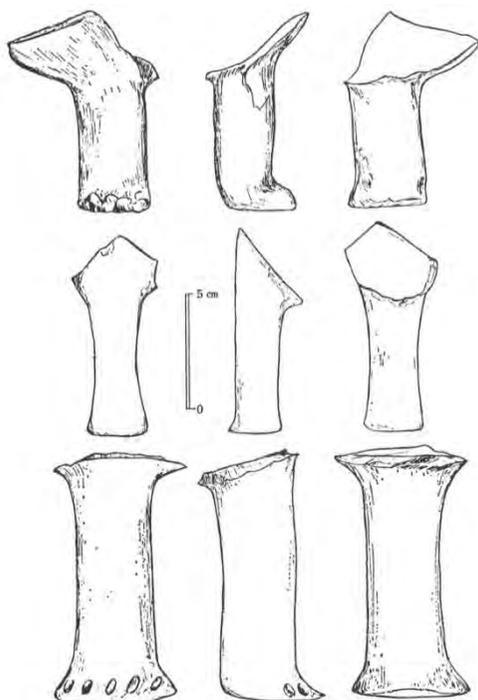


圖82、營埔文化陶鼎獸足（營埔遺址）（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90：316）



圖83、營埔文化陶鼎獸足（牛埔遺址）



圖84 營埔文化陶鼎獸足（牛埔遺址）

2009-2010年，科博館發掘西大墩遺址發現了16件的陶足，發掘者提出，這些趾部佚失的陶足一般被認為是支撐鼎形器的附件（屈慧麗 2012b：31）。近幾年，越來越多的牛罵頭文化的遺址中都發現鼎足，而且有時在一個小範圍內密集出現許多鼎足。例如 2015 年科博館劉克竑帶領的考古隊，在臺中市西屯區墩仔頂遺址進行發掘。墩仔頂遺址在西大墩遺址的東北側，距離相當近，地理條件相同，也都是牛罵頭文化的遺址。這次發掘雖然只挖了2個探坑，面積8平方公尺，卻發現了一大堆陶質標本，其中包括40件鼎足，以及大量陶罐口緣與腹片，都是橙色細砂陶，鼎足的形狀為實心的圓柱形，與容器相連處常呈約45°角的斜面，完整鼎足標本的長度在130-157mm之間。大致可判斷墩仔頂遺址鼎形器容器部分的形狀，可能類似侈口罐形器，部分陶容器腹部的陶片上，還殘存著拍印的繩紋。這個出土現象包含了數十件密集的陶器，其中有許多鼎形器，而且現象還繼續往坑外延伸（劉克竑 2018）。

2018年科博館劉克竑帶領的考古隊，發掘臺中市沙鹿區南勢坑II遺址，這個遺址包含牛罵頭文化與營埔文化2個史前文化層。在牛罵頭文化層中共出土了29件鼎足，其中25件分布在100平方公尺的範圍內，質地都是細砂陶，其中大部分是橙色陶，也有些是橙皮灰胎陶。其中有2件是獸足，可以明顯看出腳掌與腳趾；5件是空心的鼎足，各有3個長方形穿孔，上端較大，與容器接觸面約成45°角；其他22件都是實心的圓柱形鼎足，可惜全都殘斷（劉克竑 2019b）。



圖85、牛罵頭文化陶鼎足（墩仔頂遺址）



圖86、牛罵頭文化陶鼎足（墩仔頂遺址）



圖87、疑陶鼎口緣（墩仔頂遺址）



圖88、疑陶鼎口緣（墩仔頂遺址）



圖89、空心鼎足正面（南勢坑II遺址）



圖90、空心鼎足內側（南勢坑II遺址）



圖91、陶鼎獸足（南勢坑II遺址）



圖92、陶鼎獸足（南勢坑II遺址）



圖93、陶鼎足（南勢坑II遺址）



圖94、陶鼎足（南勢坑II遺址）

（五）瓶形器

發掘牛罵頭文化的遺址，偶然會發現小口徑的口緣與細頸部，質地以泥質陶為主，也有細砂陶，形式不一致，由於這些口緣口徑較小，判斷可能屬瓶形器，但腹部都已破碎不存。2013-2014年，科博館屈慧麗博士的團隊，曾在安和遺址福和段331地號，發掘出土多件完整的大坌坑文化陪葬品瓶形器，大部分是橙紅色泥質陶，只有一件是磨光黑陶。口部與頸部式樣較多，包括小口瓶、長頸瓶、寬口瓶等形式，腹部呈扁球狀，下接短圈足。（屈慧麗 2015：258-259，屈慧麗 2017：下冊 133-134）



圖95、瓶形器口緣（惠來遺址）



圖96、瓶形器頸部（惠來遺址）

(六) 陶蓋

陶蓋是置於陶罐口部，用來隔絕內外、保溫、或加快烹煮時間的器具，而蓋鈕則為陶蓋中央用來提取蓋子的部位，保存情況通常較好。牛罵頭文化的陶蓋，質地多為橙色夾砂陶，蓋身大部分呈碗形或盤形，蓋口朝上，圓底，蓋鈕位於碗形陶蓋的中央，蓋鈕型態多為柱狀。除了碗形陶蓋外，也有覆碗形陶蓋，帶有圈足，翻過來也能夠當碗使用。



圖97、陶蓋鈕（南勢坑II遺址）



圖98、陶蓋鈕（南勢坑II遺址）



圖99、陶蓋鈕（南勢坑II遺址）



圖100、陶蓋鈕（頂街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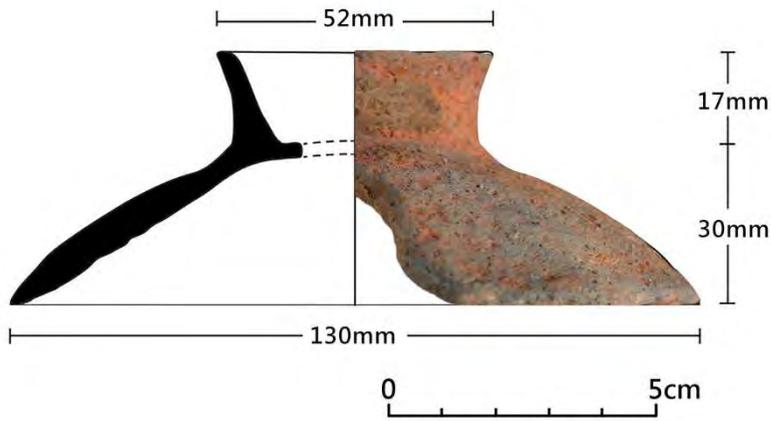


圖101、覆碗形陶蓋（頂街遺址）

四、紋飾

繩紋是牛罵頭文化陶容器最主要的紋飾，主要出現在罐形器頸部以下的腹部、折肩鉢的腹部，以及一些寬沿豆與連杯形器的小鉢底部；極少數繩紋陶罐底部帶有圓凸紋。罐口有時會帶劃紋，可能是受到大坌坑文化的傳承影響，出現的時代可能也比較早。少數豆形器與連杯形器的高圈足帶有直線、交叉與菱格的劃紋。



圖102、繩紋陶片（牛埔遺址）



圖103、繩紋陶片（惠來遺址）



圖104、繩紋陶片（南勢坑II遺址）



圖105、繩紋陶片（南勢坑II遺址）



圖106、繩紋陶片（南勢坑II遺址）



圖107、圓凸紋陶片（南勢坑II遺址）



圖108、陶罐口緣內側的劃紋與頸部以下的繩紋（牛埔遺址）



圖109、陶罐口緣內側的劃紋與頸部以下的繩紋（牛埔遺址）



圖110、陶罐口緣外側的劃紋與頸部以下的繩紋（牛埔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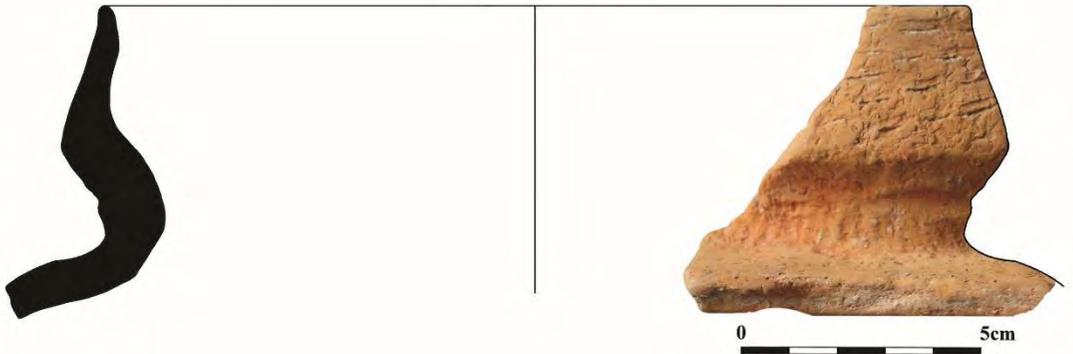


圖111、陶罐口緣外側的劃紋與頸部以下的繩紋（牛埔遺址）



圖112、圈足上的劃紋（惠來遺址）



圖113、圈足上的劃紋（惠來遺址）

五、結語

總結上文，牛罵頭文化的陶容器主要可分為日常生活使用的和儀式用的兩大類。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容器質地以夾砂陶為主，包括烹煮食物的圓底罐、盛裝食物和水的圈足罐、以及鉢、盆形器等，有些罐形器帶有陶蓋。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容器數量占了陶容器的絕大部分，尤其以罐形器最多；越大的罐形器夾砂就越粗，夾砂比率越高。罐形器的口緣形狀變化多端，可能隨著時代逐漸改變。儀式用陶容器的質地主要是泥質陶，可能也有細砂陶，製作精緻，經常表面磨光，器形主要包括寬沿豆形器、連杯形器、圈足盤（也屬於豆形器），另外還有泥質陶的圈足罐形器、鉢形器、瓶形器等。儀式性陶器可能用在生命禮儀、施行巫術等場合，或用來陪葬。此外，鼎形器究竟是日常用陶容器？還是儀式用陶容器？目前還無法肯定。

大坵坑文化是臺灣新石器時代最早的文化，時間距今約 6000 至 4000 多年之間，因最早發現於新北市八里區大坵坑遺址而得名。大坵坑文化在臺灣各地持續演變為繩紋紅陶文化，各有不同的文化名稱，在臺灣中部稱為牛罵頭文化，在臺灣北部、東北部稱為訊塘埔文化，在臺灣南部和澎湖稱為牛稠子文化，在臺灣東部稱為大坑文化及富山文化，在阿里山、玉山西北等地區稱為Yingiana 下層文化，或稱為東埔一鄰文化，在墾丁國家公園稱為墾丁史前文化相。這些繩紋紅陶文化陶器的共同特徵為：「陶器以夾砂和細質的紅陶為主。手製但經慢輪（轉盤）修整。器形以罐形器和鉢形器為主，但前者較多。文飾以細繩紋為主，常施於陶器器身的腹部；此外，亦見劃紋，方格紋，籃印紋，和彩繪紋

等。」（臧振華 1990：3）

部分牛罵頭文化的罐形器，與其他繩紋紅陶文化的罐形器口緣形狀雖有小差異，但大致上仍然相當類似，符合繩紋紅陶文化的共同特徵，但是有些陶容器還是有地域性的變異。根據安和遺址出土的陪葬品陶容器判斷，牛罵頭文化的連杯形器是從大盆坑文化繼承而來，少見於其他的繩紋紅陶文化，是牛罵頭文化陶器的代表器型。牛罵頭文化的平口寬沿豆形器也是繼承大盆坑文化的器型，在南關里遺址和安和遺址都曾發現，在其他各地繩紋紅陶文化的遺址也都有發現，至於斂口或直口的豆形器比較常見於新石器時代晚期。

牛罵頭文化的鼎形器並不普遍，在一般文化層中較少發現，卻偶而會密集出現。在南科牛稠子文化的右先方遺址，也曾出土與墩仔頂遺址形制相近的鼎足，有的表面還帶有刺點紋。（臧振華、李匡悌 2013：152）說明細繩紋紅陶時代鼎形器的分布範圍，不只牛罵頭文化，也包括牛稠子文化。而在東部的繩紋紅陶時期也偶爾見到陶鼎足，如東河北遺址（朱正宜 1990: 84）、東河 I 及東河 III 遺址（李坤修、葉美珍 1994: 132, 114）。惟因資料過於稀少與殘斷，尚難進行詳細的比對。由近年中部地區牛罵頭文化階段新資料的發現，將來或許可以進行更多的討論。

參考文獻

朱正宜

- 1990 《臺東縣馬武窟溪口新石器時代遺址之調查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

何傳坤

- 1977 〈臺中縣大肚山臺地及彰化南投縣境八卦山臺地史前文化調查〉，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河流域考古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70：21-6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北。
- 2003 〈從臺中公園出土遺物淺談中部牛罵頭文化〉《科博館訊》191期。

何傳坤、屈慧麗

- 2007 〈搶救臺中市惠來遺址！〉《科博館訊》240期。
- 2009 〈臺中地區史前文化變遷〉《科博館訊》265期。
- 2010 〈臺中市西屯區12期重劃區的重大考古發現〉《科博館訊》267期。

李光周等

- 1985 《墾丁國家公園考古調查報告》，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執行。

李坤修

- 2013 〈花東海岸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容器類型〉，載於《土理土器：國立臺灣史前陶容器特展標本圖錄》：87-103，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東。

李坤修、葉美珍、楊淑玲

- 1994 〈臺東縣新東河橋引道範圍東河I及東河III遺址試掘評估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4：105-140，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東。

林志興、李德仁

- 2003 《郭德鈴先生收藏史前暨原住民文物圖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東。

屈慧麗

- 2012a 〈文化大革命－中部地區史前居民創新的擴散〉《科博館訊》297期。
- 2012b 〈梳理的文明－再看西大墩遺址牛罵頭文化特色〉《田野考古》15(2)：17-46。
- 2014 〈麻糍埔的前世今生〉《科博館訊》317期。
- 2015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遺址福和段331號工程用地搶救發掘期末報告》慶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 2017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遺址出土人骨及文物清理計畫〉，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 2018 〈與古為新－臺中5000年前安和媽媽的故事〉《科博館訊》367期。
- 2021 〈東勢出土新石器時代的石刀〉《科博館訊》402期。

屈慧麗、何傳坤

- 2002 〈臺中市惠來里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宣讀於《2002年「臺灣的考古學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臺北市。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 1949 〈臺中縣營埔遺蹟調查豫報〉《臺灣文化》5(1)：29-34。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著，譚繼山譯

- 1990 《臺灣考古誌》武陵出版有限公司，臺北。

郭素秋、簡史朗

- 2014 彰化縣牛埔遺址：調查研究與試掘計畫成果報告。彰化縣文化局委託，打里摺文化基金會執行。

郭素秋

- 2016 大坵坑式陶器的內涵：以彰化牛埔遺址為例。《田野考古》18(2)：1-36

臧振華

- 1990 〈論臺灣的細繩紋陶文化——兼論臺灣史前文化來源問題研究的概念和方法〉《田野考古》1(2)：1-31。

臧振華、李匡悌

- 2013 《南科的古文明》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東。

葉美珍

- 2012 〈沙丘上的祭祀：長光遺址與城子埔遺址之墓園現象概述〉《南島研究學報》3(2)：1-34。

劉克竑

- 2009 〈搶救牛埔遺址〉《科博館訊》256期。
- 2018 《臺中市西屯區福和段336地號土地考古搶救發掘報告》柏霖動機實業有限公司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 2019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273地號土地頂街遺址考古試掘計畫期末報告》昇佳建設有限公司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 2019 《臺中市南勢坑II遺址考古試掘計畫暨一次、二次搶救期末報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 2021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段248地號等4筆土地頂街遺址考古試掘計畫期末報告》昇佳建設有限公司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 2022 《臺中市西屯區龍富段78、79、81、82、83、85、336、337地號等8筆土地惠來遺址考古試掘計畫契約變更搶救發掘報告》久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劉益昌

- 1999 《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臺中縣立文化中心，豐原。
- 2002 《臺灣原住民史·史前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南投。

Chang, K.-C. et al.

-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ew Haven.

Dewar, R.E. Jr.

- 1977 〈Niu-ma-tou, Ting-chieh, and Chiu-she: A Report of Archaeology of three Sites in the Tatu River Valley〉，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考古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70：65-16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北。

Pottery Vessels of Niumatou Culture: Summary and Observations of Sites near Dadu Mountain and Bagua Mountain

Ke-hung Liu*

ABSTRACT

Niumatou Culture is a prehistoric culture of the middle Neolithic period in central Taiwan, dating back roughly 3,500 to 4,500 years ago, and should be a successor to Tapenkeng Culture. This article collects relics of Niumatou Culture unearthed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central Taiwan, summarizes the texture and type of pottery vessels, and puts forward some personal observations. The pottery specimens mentioned are mainly taken from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projects carried out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Huilai Site, Anhe Site, and Tuntzuting Site in Xitu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ingchie Site in Dadu District; Nanshihkeng II Site in Shalu District; and Niupu Site in Changhua City, Changhua County, etc. They are all distributed on both sides of Dadu Mountain and the northern end of Bagua Mountain, mainly on the edge of the Taichung Basin and the Qingshui Uplift Coastal Plain. The pottery of Niumatou Culture is mainly orange in color, and the texture includes coarse sand pottery, fine sand pottery and clay pottery. The types of vessels generally include jar-shaped vessels, bowl-shaped vessels, bean-shaped vessels, cup-shaped vessels, tripod-shaped vessels, bottle-shaped vessels, etc.; the decoration is mainly rope pattern, and the mouth and ring foot of the jar are sometimes scratched. It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daily life and ritual use. The texture of pottery containers used in daily life is mainly

* Assistant Researcher,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khliu@nmns.edu.tw

sand-tempered pottery, including round-bottomed pots for cooking food, ring-footed pots for holding food and water, as well as bowl-shaped and basin-shaped vessels, etc., which account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ottery containers, especially pot-shaped vessels. The texture of ritual pottery containers is mainly mud pottery, and there may also be fine sand pottery. They are exquisitely made and often polished on the surface. The shapes mainly include wide-rimmed bean-shaped vessels, cup-shaped vessels, ring-footed plates, and there are also mud pottery ring-footed jars, bowl-shaped vessels, bottle-shaped vessels, etc. Ritual pottery may be used in life ceremonies, witchcraft, etc., or used as burial objects.

Keywords: Niumatou culture, pottery container, daily pottery, ritual pottery